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清 學 案 小 識

(四)

唐 鑑 撰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清學案小識

(原名國朝學案小識)

(四)

唐鑑撰輯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識小案學清
(識小案學朝國名原)
冊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撰輯者

唐

鑑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鎮

中C四八〇

清學案小識卷十一

待訪錄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昫。受學於戴山先生。而以程朱爲宗。主敬立誠。端本績學。潛齋應先生。其切劘友也。生平清苦。自甘。嘗累日絕糧。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或饋米。宛轉推辭。遂飢仆於地。其人惶恐遁去。旣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耳。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門人陸寅。年六十三卒。無以爲殮。應先生經紀其喪。涕泣不知所出。曰。吾不敢輕受。賻以玷先生。應先生門人姚宏任趨前曰。如宏任可以殮先生乎。曰。子篤行。可也。

山陰劉先生

先生諱洵。戴山先生之子也。戴山先生死。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蔭以官。先生皆辭之。旣葬。居戴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所臥之榻。假之祁氏。病強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太倉盛先生

先生諱敬。字聖傳。號寒溪。其撰思辨錄輯要序曰。思辨錄。吾友桴亭陸子言道之書也。桴亭性通明。氣識高遠。其於聖人之道。蓋童年已篤好之。出乎天性。非有先生長者耳提而面命之也。予遇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卽相得甚歡。當其少時。言動之間。輒則古昔。厭薄聲華。不耽舉子業。好讀書。喜談大義。與予同事者三年。厥後予罹家厄。流離播徙。相去稍遠。而桴亭學益進。交益廣。復時時念予。思成就之。至崇禎丙子。始與陳子確庵。江子藥園。有講學之舉。予復得朝夕焉。時大道久息。絕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緝秘。熒熒四人。促膝連牀。晦明風雨。或橫經論難。或卽事窮理。反覆辨析。要歸於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蓋桴亭開闢確庵。精敏藥園。懇到予屏息聽之。未嘗不心開目明。聞所未聞也。旣而同志漸多。設規立約。日以充拓。歲時旬月。皆有常會。每會之期。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無不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仿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記。卽互相糾虔。以爲學問進退之別。茲桴亭思辨錄。皆十二年間。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也。桴亭於體用之書。無所不窺。於體用之學。無所不貫。其所著述。充篋滿篋。思辨錄特其一耳。然其人其學。亦足以見大凡矣。今戊子春。桴亭授書里中。以古道教後學。登其門者日盛。每月朔日。考德問業。課文習禮。蓋彬彬乎有安定之風焉。藥園長君。與余兒子。皆竊追隨於其後。因相與共論少年力薄。未暇博覽。况師門正。

學尤當詳究。則思辨一書。正今日之津筏也。但其間所紀。皆因年隨筆。未有倫次。藥園乃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以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一集。凡若干卷。又天人儒釋經史爲一集。亦若干卷。予不敏。不敢怠惰。實用佐成焉。夫三代而下。所以無善治者。本於無人才。三代而下。所以無人才者。本於無善教。今梓亭之爲書者。若彼。而藥園之輯之者。若此。凡及門之士。讀其前集。則凡所讀身心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在是矣。讀其後集。則凡所謂太極陰陽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在是矣。其事半。其功倍。諸子何憚而不學哉。雖然。竊有願焉。梓亭之爲書。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也。卽予與藥園之共輯是書。亦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暨予等之子弟也。孔子沒。微言絕。天下而有能讀是書者。吾黨之所敬求也。其尙知梓亭之心。及予與藥園之心哉。

太倉江先生

先生諱士韶。字虞九。號藥園。其譚思辨錄輯要序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奚以明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無形。非行生何由見。陰陽聖賢之道。仁義而已矣。仁義無象。非著述何由覩。仁義則文字之所係。豈不重哉。結繩以降。太昊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人之大成者。爰有孔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爰有朱子。開闢以迄今。此兩大文字者。或在三代。或在後世。其時雖異。其道則同。故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也。然而羣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

於詞章牽於訓詁者勿論矣。自禪玄之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之學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爲異端立赤幟耳。開闢以迄於今。此兩怪文字者。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旨似異。其實實同。故曰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也。夫言之而足以明吾道。則病乎其不言也。言之而反足以晦吾道。又病乎其言之也。立言之得失。係斯道之存亡。嗚呼。豈不重哉。吾友桴亭之有思辨錄。與思辨之有輯要。寒谿述之詳矣。予不復贅。獨是桴亭之爲是書。無間寒暑。無間窮達。無間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殆予所謂言之而足以明吾道。而惟恐其不言者歟。則繼朱子而集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予又何敢爲桴亭諱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從而歌舞咏嘆之。以爲是桴亭之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爲是桴亭之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烏程凌先生

先生諱克貞。字淪安。序張楊園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達知道器之不可離。則可以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

實其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卻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以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於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於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散於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常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闢茸者。樂其教之脫略。而不核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尚。

況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況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悉精微。表裏洞澈。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其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

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生。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又曾與楊園先生書云。天下之變。由於人心。人心之變。由於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心。開久錮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於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千載。沒齒無悔而已。常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於俗。與溺於意見耳。溺於俗者。不必言。溺於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旣而厭薄孔孟。孔孟不敢毀。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亙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適。惟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己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種病痛。

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闡然求道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邁。然弟以爲血氣雖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勵。一線未斷。誰爲留之。

沈石長先生

先生諱磊。與張楊園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間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眞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淪安爾造穎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原。命意措詞。一字不苟。以爲吾當世而求師程。徵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已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頹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而性復忿戾。不能安於世俗。每欲絕類離倫。飄然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然四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躇。而未有決者也。卽如謀生一事。力旣不能負耒。又無工商之業。只得處處爲事。乃前乎此者。課文旣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相與力闡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以

容。此正搜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與口舌爭。則執途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衆而講之。休咎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闡然的然之道。於此焉判矣。此又磊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己者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娛於詩酒。或崇尙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略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綴。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專務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文義。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尙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魯。氣習之惡。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恣無己之悠悠。卽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敝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絕倫者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真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棄絕。然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章。惕然有悟於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唯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聾瞽者之匍匐溝壑荆棘。而不一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於身世有關。而不可但已。本宜徒步就正。旣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得因以一觀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

竟虛德音之來括而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之無已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教之。

武原何先生

先生諱汝霖。字商隱。誤張楊園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誠人有鑑。喪祭有說。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眞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嘗手定。其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

張帖瞻先生

先生諱嘉玲。字佩葱。帖瞻其號也。上何商隱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

年而從凌先生執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六年。然後受曉庵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繼見與凌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惑也滋甚。蓋聞民生於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爲師。二者交讎。然而人倫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立。則異端爭起。於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鈎致之。既得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鼻比之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既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驚虛聲。而卒□□□□之門。於是以講學爲倖竇。以載贄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常事。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壞人心。敗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遺親後君。天崩地坼。而餘波遺焰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心害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橫流。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庵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闢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覲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教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

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概謝從遊。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關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卻饋。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燐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也。寧常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設科。朱子不因金溪之倡教。而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而不墜。然至於今。聖遠言湮。已不勝邪說交作之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高。則後之人。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退則傳諸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遵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旣無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誠矣。卽有願學之士。亦且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從學異端。而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其亦何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旣闢。風動四方。恐非龍潭老人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同人於郊。咸膺志末之倫耳。以視康齋興起餘干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旣無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

三後生不遇於時之士。帶經負耒。相從於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其至難得者於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沉聲。身焉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彜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卽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寧必樞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興。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頽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況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輿荷篠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於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人而師之。其所造寧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以距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嫻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有以夫。不然者。秉彜在人心。而執氣拘物蔽之心。爲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已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賓也。世固有有名罕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或曰。先生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又不知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哉。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受教地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旣長。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問焉。不當溺

於舉業之卑污而已。至於克伐怨欲。生心而不知制。惰慢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虧。悔於前而靡贖。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將安施也。願以行負神明。親不逮養。今誠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箠。簪於有道之門。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悽悽丹忱。懷已數年。而不意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間容光。雨露所濡。不遺朽木。若曰自授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則上既不獲隨敬。夫諸子執箕膺。搗於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於後。每一念至。誠不自知其涕泗之橫生也。而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曰。朱子固予所願學。玲猶不足常季通之一喙。惡乎知夫道。若是。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是而後救。恐終汨沒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矜哀而蚤收之。以療其饑渴之害心。以少答父母生我之意於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曠得聽。俾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地乎。雖然。玲非獨爲一己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龍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玲以困蒙求師。當不嫌於瀆。故雖見絕。而不知止。今聞

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誠，俾遂區區，幸甚幸甚。

濮川陳先生

先生諱梓，字古民，布衣。作張楊園先生小傳，已采入學案。後其跋重輯楊園先生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爲偶焉。踰躓而不知天之玉成先生爲紫陽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嘆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爲祝開美矣。夫申酉間之祝開美者，豈少哉？於斯道之傳，何常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闢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旦。魏了翁敍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闔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僅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仰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於沒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并不聞有行狀。佩葱幾幾黃勉

齋而不永其年。卽門人之編次全集者。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追溯。平昔交遊之書。及願學備忘錄。近鑑言行見聞。訓門人語之散見者。庶幾捃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不容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簀已十年。弱冠謁塾庵。又失詳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爲之。遺老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於門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考。行世者。祇明李古沖本。近則洪去蕪本而已。孰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者。尙有今寶應之王懋竑。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訛。而勒爲定本者乎。渺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海昌祝先生

先生諱淫。號人齋。其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曰。明之季也。橫議譸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恆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閔先聖之道者。又如

此先生既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常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卽其間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亦不多觀。況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智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爲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常擇善而從。優柔厭飫。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爲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於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爲得也。其有所撰錄。則其不能自己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淫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取多求備之意。有畢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什錄二三者。總而覈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問答。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淫竊不自揆。以爲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略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

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矣。先生又精選備忘錄。爲淑艾錄。以示學者準則。

中牟冉先生

先生諱觀祖。字永光。號蟬庵。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豐耿逸庵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一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洛學編云。

新城王先生

先生諱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隱五公山。北地學者。至今稱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縣諸生。尙義。當明之末。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餘恪。季餘嚴。先生其仲也。繼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先生自魯山歸。父帥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清師入。先生父爲仇家陷。執入京。三子將行。餘恪以先生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爲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壯士入仇家。殲老幼三十口。無子遺。於是急捕先生兄弟。會

上官方爲解。迺免。先生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稱也。先生少有志。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才。搢紳先生。選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旣隱。五公學無不究。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數卷。此書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又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自少壯數十年。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爲文數千言。立就。每談兵。述往事。論忠孝大節。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顧平居。與人和易。從容簡諒。以講學著書爲事。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年七十卒。學者私諡文節先生。尹會一曰。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傳。謂先生負經世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爲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與余商訂北學。亦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載書其略。以志嚮往云。北學編云。

襄城李先生

先生諱來章。初名灼然。以字行。號禮山。明恭靖公後裔。生而穎異。自知向學。初授書。卽日記千餘言。年十五。入邑庠。時更制以策論試士。邑前輩傅夢翁太守。評其策云。侃侃鑿鑿。是覘胸中經術。他日必爲名臣。李氏自恭靖公後。世以理學著稱。中州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於書無所不讀。詩古文詞。一學卽工。旣而

一切棄去。專心於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就學於輝邑孫夏峰徵君。與整屋李二曲。以正學相砥礪。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於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略。復與睢州湯潛庵。柘城竇靜庵。上蔡張仲誠。往來簡札。剖析經旨。凡所持論。總以不肯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真命脈。學者不從此入手。皆斷港絕流。欲求入道難矣。與登封耿逸庵。中牟冉蟬庵。同講學於嵩陽書院。發明程朱之旨。時孫夏峰徵君。與耿誠齋諸人。講學於輝之百泉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盛焉。已朱太守璘。聘主南陽書院。作達天錄。及南陽書院學規。士習爲之日上。旋以母老謝歸。增修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筮仕得廣東之連山。瘴烟蠻雨。獠獠雜居。先是排獠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事聞。遣將分道會勦。始就撫。距公洩任。甫隔歲耳。聞者皆爲先生慮。先生曰。獠雖異類。亦有人性。吾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公遺意。日延耆老。詢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征賦。復深入獠穴。爲之置約。延師。務以至誠相感動。創建連山書院。著學規。日進邑人訓教之。而獠民之秀者。亦知向學。誦讀之聲。徹巖谷。制府中丞交獎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信有徵矣。己丑。行取上官。考語。謂有文翁化蜀之風。壬辰。補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監督北新倉。革運官餽遺。差竣。引疾歸。田相國從典。少司馬李先復。少司寇王企靖。交章以真正實學。可資大用。保薦。奉旨徵召。先生力以疾辭。遂不出。嘗謂欲爲聖賢。須從慎獨做起。著衾影錄。年六十有八。卒於家。陳大中丞榕門。以先生與孫夏峰。湯潛庵。張敬庵。耿逸

庵。冉蟬庵。寶靜庵。張起庵。爲中州理學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道光十四年。栗樸園中丞。題請列祀河南鄉賢祠。部議遵旨。以理學真傳褒之。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有禮山園文集。及連陽八排風土記。洛學編云。

王仲穎先生

先生名之銳。號退庵。仲穎其字也。世多知其字。故以字傳。先生幼志聖賢之學。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於是苦心焦思。深自淬礪。以中庸齊明盛服語。書揭臥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南。以課講受知。召與語。大嘆賞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攜之直撫幕下。每公退。輒與講說古先微言精義。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常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先生澹然沖默其間。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語人曰。從吾遊者。不翅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謝病卒於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於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祭必敬。喪必哀。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暴於行動。遇以非道。先生怡然順受。事之如嚴君。或以過先生。先生曰。世間兄弟。多貌相承。吾兄遇我嚴。弟我也。吾何恨事之益謹。及官太學。兄書至。必再拜。然後發。兄病。就訣京師。先生躬藥餌。衣不解帶。月餘卒。哀慟欲去。

官遂服以例不可止居恆莊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極薄廩祿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其德行醇備自鄉之耆宿及太學士大夫稱道如出一口方望溪先生嘗言仲穎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處真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狀而廉靜之操當世殆無其匹北學編云

寧晉馮先生

先生名濂字周溪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祺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絕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畿闈不售以恩貢補舉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爲務日用飲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紜亂講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遽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句一周往復無間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名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爲己任量材設科蔚然有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爲盛事年七十有四衣冠端坐而逝北學編云

博野尹先生

先生名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保定博野人。幼孤。事節母李太夫人。以孝聞。登雍正甲辰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試粵西。丁未分校禮闈。胥得人。出守襄陽。攝荊州。荆石首縣。饑衆萬餘。洵洵以浮言相煽動。先生單騎宣慰之。賑撫其衆。而收其簧鼓倡首者。衆立解。移守揚州。尋擢兩淮運使。晉總鹽政。加僉都御史。揚俗汰侈。先生躬節儉。屏絕餽遺。俗爲少革。乾隆二年入覲。巡撫廣東。以母老辭。上閱其情。爲改河南。北宋以來。理學之傳。河南爲盛。明道伊川康節同源派衍。歷金元明。代不乏人。而國朝湯文正潛庵。張清恪孝先。耿嵩陽逸庵。尤爲後起卓卓。先生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以詔學者。立五社。簡好修良士爲之長。月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因以察鄉之孝弟任卹。與罷褻不率者。而勸懲之。逾年。教大行。仿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勸農靖民。紆徐布之。政成而民無擾。開歸水上章自劾。因採宋富鄭公趙清獻救災事宜損益之條爲十六次第。請行。皆報可。是年不知有災。內遷御史中丞。甫數月。以母病乞終養。得允。歸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先生自早歲受書。及通籍。歷仕至開府。未嘗一日去太夫人膝下。其承顏養志。雖年五十。依依猶嬰赤。其居官行政。每夕必告太夫人。有不合。或爲輟食。則長跪不敢起。以故先生之孝。與太夫人之賢。聲聞士大夫。上達天子。御製詩章匾聯。卽其家賜之。當世以爲榮。先生旣家居。侍養之餘。益博稽古人微言奧義。息慮以求其精。有所得。著之讀書劄記。立其學社。招生徒。相與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從之。置義田。以睦宗族。設義倉。義學。旣惠其鄉里。嘗曰。爲學務在

力行徒尙空言無益也。太夫人卒，哀毀壹衷，諸禮服闋之歲，上預虛少司空待之。既卽任，命督江蘇學政。先生以江蘇文勝實鮮，救厲小學之教，舉蘇人范文正公爲秀才法。其晉接諸生，溫溫然復舊典，答其拜時，方望溪屏居清涼山下，先生舍騶從，手操几杖，造其廬，請以師事。聞陽湖是鏡，隱居有孝行，親詣舜山訪之，遂以薦於朝。其敬德樂道，虛己善下，類如此。晉少宰，仍留學政，尋卒於官。年五十有八，遺疏以任賢納諫爲言，言不及私。上聞悼惜，賜一品諡祭。於是鄉人請祀於鄉，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蘇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賢。先生之學，淵懿純粹，不爲岸異。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慎別擇之，而未嘗顯言攻斥。曰：吾惡從來學者，好爲謾罵也。自居鄉，蒞官，外建節，內長耳目，咸卓然有可稱道，而自視欲然若毫無所得。諸己而設施於世者，望溪先生以是亟稱之。所著有文集十卷，詩草三卷，奏議十卷，劄記語錄讀書筆記凡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從宜錄一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撫豫條教四卷，尺牘四卷，君臣士女四鑑錄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呂語集粹四卷，重訂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並行於世。續北學編云。

黃崑圃先生

先生諱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童卽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庵，究經世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第二名進士，列館職，益自淬礪，與衛旣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

風見者不覺其爲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晉卿貳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東宮。公餘常手一編。以至毫釐不廢。當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爲己任。捐脩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歆薦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雋。捐備膏火。造士多窮。經敷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剪除巨惡。辨釋冤獄。災傷則賑之。貪墨則黜之。尤以薦賢爲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啓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者。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思。築也。張太史瀉。夏太史用脩。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指劃。無少間。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闡發河洛之精蘊。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於經濟學術。各有指歸。纂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就塾。享壽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尹嘉銓曰。有是哉。先生之虛懷善受。至老不衰也。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荀揚不合聖經之義。酌爲節刪。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怡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

過亦何傷。善補爲貴。昔衛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有同揆矣。北學編云。

黃玉圃先生

先生名叔瓚。字玉圃。崑圃先生之季弟也。崑圃先生德性寬大。先生則嚴厲自持。其學以立誠爲本。要其功於篤敬。晚號篤齋。以自勗云。初康熙己丑成進士。由太常博士遷戶部雲南司主事。調吏部文選司。遷稽勳員外。再調文選。以薦擢湖廣道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以追私捕相屬甚夥。皆曰務親治。先生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官。何瑣瑣若是。下所司理之。有銜邸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先生詰以何時奉差視事。噤不能對。則立使徹坐。將疏劾之。其人悚惕謝罪。久乃釋去。自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停御史巡邊海之制。上以臺灣亂初定。特遣先生往視之。至則剪餘孽。釋脅從。反側遂安。雍正元年。任滿。特留一年。命以所行事告後任。先生爲列海疆十要。旣還京。怨家以蜚語中之。遂落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驛鹽糧道。豫大水。先生撫災民。勤卹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堤岸。皆中窳要。豫人至今頌之。在豫四年。以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揚道。遇疾。暫解任。疾已復。原官。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平居呐呐。言不出口。遇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罷職時。究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深造有得。晚歲所養益粹。嘗語人曰。道學卽正學也。親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爲實學。不然。空言性命何爲乎。著有近思錄集注。慎終約編。旣倦錄。廣字義諸書。藏於家。尹嘉銓曰。先公巡撫河南時。每見先生。必

執後進禮。稱爲立不易方。和而不流。君子人也。序其廣字義曰。茲編也。匪惟知之。且允蹈之。其行已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立政簡以清。於戲。可以見先生之生平矣。北學編云。

新安陳先生

先生諱恪。字元熙。天性聰穎。五歲入小學。不爲兒嬉。終日端坐。不妄言。及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說。西銘有悟。卽專意於性命之學。檢身制行。以孟雲浦呂豫石兩先生爲法。開館授徒。首重躬行。又以前此藝文家。爭爲新奇可喜之論。每至悖謬朱註。乃取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得傳註之意者。手自抄錄。輯爲成書。名曰四書認註說。康熙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仍以訓迪諸生爲業。聞呂簡齋宗伯講學於宏運書院。卽潔誠往謁。簡齋深相得。以爲深切爲己之學。竟日談論。娓娓不倦。謁選得馬邑令。邊陲殘破之地。黎民彫敝。幾不可爲。前令率以因循從事。相沿已久。愈難振作。先生蒞任後。招集流亡。賑貧恤孤。久之。民無失業者。興學課士。彬彬有禮讓之風焉。分校晉闈。簡拔稱得人。以邑多逋欠。終不可爲。痛切白之上憲。力爲蠲免。請告歸里。益殫心於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就學問業者。日益衆。先生以平日所註理學諸書。往復推論。爲學者講授。聞者無不欣然領會。後以疾卒於家。洛學編云。

新鄉殷先生

先生諱元福。字夢五。誕時。父夢神語曰。當賜君五福兒。因以爲名字。通籍後。因所居鄉名永城。遂以永城爲號。幼丰姿秀異。見者以爲奇童。讀書十行俱下。七歲讀小學近思錄。欣然樂之。凡所舉動。卽以爲法。父卒。家徒四壁。立嘗借書。依母紡車前。假餘燭光。終夜朗誦。爲文力追先正。不逐時趨。年二十。始入學。康熙癸酉。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嗣洩廣西之柳城。重農課士。於邊鄙地。行鄉飲。及賓興禮。雍然可觀。創纂邑志。四載以艱歸。服闋。補江南武進縣。吏胥慢易書生。捧牘嘗試。先生咄嗟裁決。咸驚服。兩江有神明之頌。攝無錫篆。謁東林講堂。拔識名宿。鄒升恆輩。一時以爲知人。解組後。值朱相國軾撫浙。延主敷文書院。明體達用。人材奮興。人呼爲小白鹿洞。生平氣節自命。設施皆本實踐。精研周易。詮發圖書太極之旨。垂老不忍釋手。所著有寓理集。其大旨尊崇程朱。糾正陸王過當之處。以求歸於一是。附史斷數十則。詩出入唐宋大家。有候鳴集。知非草。讀易草等集。行世。年六十四。卒於家。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洛學編云。

泰安趙先生

先生諱國麟。字仁圃。進士。歷官大學士。幼孤貧。事母至孝。就傅讀書。篤志力行。不同流俗。康熙五十八年。出宰長垣縣。遇水患。不待報。開倉撫卹。全活甚衆。由是簡在帝心。遷永平府知府。卽擢大名道。不數年。至福建巡撫。先生清冷絕塵。愛民如子。所歷皆有惠政。乾隆四年。授文華殿大學士。以仲永檀參劾俞姓之

事牽連被謗。屢次乞退。乞休。蒙恩著革職。在咸安宮行走。越歲回籍。恭祝萬壽。賜禮部尙書銜。先生家居。倡建泰安書院。日與士子講明程朱之學。一時從遊之士。皆可觀焉。卒年七十七。身外無長物。詒其子孫者。書一屋。硯十數方而已。著有日記數冊。道光九年。入祀鄉賢祠。

滿洲岳先生

先生諱岳。起號小瀛。滿洲鑲白旗人。姓鄂濟氏。舉人。歷官江蘇巡撫。父長庚。官侍御。先生自少讀書。制行刻苦堅忍。久而自然。畢生無市名心。弱冠。侍御歿。家亦貧。事母甘旨無缺。以孝聞。讀四子書。必心會身體。有所發明。嘗謂學者當守乞人不屑之義。爲京朝官。雖賀賻不受。外任則廉俸外。不名一錢。勞儉若性成人。見爲困乏者。適適如也。至其爲政。則盡心力以爲民。不以潔己爲稱塞。故尹奉天。革放糧陋習。使瘠民腴。已者絕其根株。及巡撫江蘇。奏肅漕漕運。揭倉場漕丁需索回漕諸弊。爲州縣浮收藉口。請一切嚴禁。上嘉納之。而民丁亦帖然稱便。其他興利除害。濟猛濟寬。隨處皆有條理。可以知其學之有本矣。卒年五十五。嘉慶二十三年。從祀蘇州名宦祠。

法鏡野先生

理堂韓先生爲之小傳曰。法坤宏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辛酉舉人。少爲學。卽不肯事章句。讀諸儒論學書。以爲如己意。所欲出行事。必準古人。與人言。陳誼至高。世類以爲迂。因自號迂齋。嘗以春秋者。聖人不

得已之書。一筆一削。心法存焉。奈沒於經師講說。遂使聖人之心。不可復見。於是發奮究討。以折衷。至是閱三十年。書始成名。曰春秋取義測。爲文嚴於義法。史記八家外。又好歸震川方望溪。餘子不屑也。所著有學古編若干卷。藏於家。又序其學古編曰。膠西法迂齋先生。少治古文學。罷舉以來。伏處海上。不獲躬制作之林。文故未大顯於世。迂齋今且老。同學友彙其文若干首。付梓人。而以余之與迂齋相知。來問序。余謂天下言文者。歸太史公。而明歸熙甫學之。爲能神似。太史公搜奇探賾。上下數千年。以爲紀表世家。書傳。熙甫嘗自言。不得當世奇行偉烈書之用。以爲恨。然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取材最博。撰述最富。其四部稿。欲自擬於國史。而三百年來。獨震川集。衣被海內。承學之士。奉爲科律。蓋文章自有真也。昔亡友閻君懷庭。好迂齋文。每口講指畫。其所以然。去年余刻懷庭西澗集於淮安。今迂齋集告竣。余復序之。屈指壯年交遊。惟迂齋與余在。陳思王有言。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所爲執筆而太息也。又序其綱目要略曰。朱子作綱目草稿。甫就。未及刪修。而傳刻又多。有訛漏。學者執書法字索句求之。故曲說破義。往往不免。蓋春秋載夏五。非孔子之舊也。其脫誤在三傳之前矣。孔子作春秋。筆削舊史。何取乎破句而存之。且何與於春秋天子之事之義也。夫以聖人之經。流傳脫誤。滋異義。生鈴說。筆削之旨。爲晦蝕。況綱目未經脩定。加以訛漏。強爲之解。以文害辭。辭害義。是逞私智。而誤前賢也。膠西法迂齋先生。著綱目要略。錄取綱維。約文申義。其於本書之未脩。及後人淆亂者。不復煩爲辨論。而一裁於義法。體愈求嚴。義愈求精。

雖與朱子本意盡合與否。未敢知。然固朱子之所待於後者也。司馬溫公合累代之史。以爲通鑑。朱子合數賢之書。而成綱目。迂齋又緒承朱子意。益復精研。取歸至是。夫以累世賢人君子。接踵起。竭心思智慮。折衷義理之歸。吾知必有當焉。不爲空文而已也。迂齋素深於春秋。所著取義測解羣說之紛糾。以求合聖裁。茲書仍以說春秋法說綱目。後之讀綱目者。苟權衡於此。可無憾其淆亂焉。臺山羅先生與法先生書曰。循復二序。破經師之陋。發先聖昔賢之蘊。使後世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微顯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至於雕鰲藻繪。虛飾輪轅。愈無譏焉。善學者。苟得先生之緒言。而講貫之。可以知所致力矣。雖然。本末先後之敝。亦有不可強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於學易。學易之本。在於謹彜倫。慎言行。內之於禮。人之彜倫言行。壹於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持堯舜孔孟之道。於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於行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於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於南宋南北交訐之日。其揆一也。先生答

懷庭書謂南宋儒先不識時宜持方柄而內圓鑿乎夫所云時宜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於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非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其熟思之懷庭云亡吾道益孤每過虎坊橋輒有腹痛之感近公復解組其出處令人敬慕去先生之居未遠可以往復尊著繕寫成務令朋好盡意斟酌歸於至善勿留遺憾先生立身行己至有可觀惟學偏姚江故理堂懷庭兩先生集中與先生尺素往復俱有規勸語臺山之說又如此是亦可以想見矣

瑞金羅先生

先生諱有高字臺山寧化陰先生送其歸瑞金曰臺山以乾隆丁丑八月來我寧化受易於翠庭雷公之門間亦嘗過吾廬往復談論知其有意於求放心而又非如陸王二子之所云云也蓋亦當世有志之士哉戊寅九月將歸告別於予予不敏未測臺山之歸與昔之來所進幾何也但以孔子聖人猶每十年而一進則臺山今日之歸其必有以自力無疑也既信孟子所謂求放心矣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顧弗信矣乎然臺山以敏給之才豪邁剛方之氣杜門息交恐非其好也他日將又有所往也比之六三隨之六二尙無忽也哉所著有尊聞居士集

姜雲一先生

先生諱國霖。字雲一。濰人。翬翬篤行。闇然無聲華。讀書不爲雜博。每一語。終日玩索。體諸身心。嘗曰。此心不可使有一時之放。又曰。學莫先於辨義利。功莫切於克己。能不以死生動心。方謂實有所得。生平無急言。遽色。廣衆中。危坐竟日。無頽容。人或非毀之。至面誚夷。然不爲動。其涵養鎮定如此。家極貧。年七十。躬親耕耘。糟糠不厭。乾隆戊辰己巳間。濰大饑。鬪菜根爲食。貌轉腴。又王先生諱允中。字精一。號金巖。壽光人。讀書夙若遲鈍。乃扃戶靜坐百餘日。自是一目不遺。好爲深湛之思。作先天後天圖解。多創名理。平生敦倫飭紀。言行醇如也。教人以近思錄爲的。一時學者宗之。年踰四十。舉於鄉。未幾卒。理堂韓先生云。又樂昌周先生士宏。德州梁先生洪燾。安邱張先生貞益。都李先生文藻。皆以學術聞。與先生相先後。

李十洲先生

韓理堂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觀瀛。字湘友。十洲其號也。萊之膠州人。父澤。禹城教諭。先生以雍正乙卯舉於鄉。晚年教諭萊蕪。是時州縣以吏治相尙。持苛深。迎合上官。意旨待士無體。驅使教官如屬吏。縣有富豪。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它。與贖賈通謀。誣以私販。沒入之。楊姓弱不能理。其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官。上官庇富賈。不勝。檄學戒飭。富賈欲廷辱之。以洩忿。逮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獄。縣使三反。先生不往。具稟本府。言待士自有體。今事屈已甚。或致決裂。壞士風。傷國體。遂力求去。以歸。先生爲人質直。義所不可。不以利害阻。與人言。侃諤自遂。而出之以誠意。人不以爲忤也。海陽鞠翰林謙牧。善清談。與先生會。

於京邸。推闡陽明氏。灑灑不可竭。先生抗聲與辨。謙牧心折。改容謝。先生初爲學。同里張進士山民。方以理學古文倡。率後進。獨心器重先生。招與遊處。與折衷經史。及先儒書學。以大就。其教人必宗朱子家言。曰。孔孟正傳在是。烏可舍康莊。由曲徑也。年七十有九卒。子三人。壽鼎。壽國。壽民。先生之歸也。膠人果以城築之役。當事者辱士。士大闕。當事者解綬去。人以其服先生先識云。論曰。余嘗至膠。過法迂齋海上廬。閱迂齋集。評點多出先生手。歎其學有本源。王君幼藻。先生門人也。通經學。善古文詞。爲予言先生行事甚悉。因示以狀略。及迂齋所記軼事。而屬爲傳。余錄著之如此。先生平生不喜著作。嘗曰。古今事變。義理精微。先儒論之詳矣。深求自得之可耳。卽此殆與炫詞華以邀名者異矣。

東安曾先生

先生字受一。嘗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逮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參之語孟。手自抄錄。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真之防。粹然一出於正。名之曰尊聞錄。又括經史大義。成學古錄。大興朱石君先生序學古錄曰。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刑政之迹不同。其所以爲治一也。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較著。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僞經竄入其間。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浚儀王氏抄撮傳注。凡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畸零詰屈。殆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會典。諸書迹具

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典通志略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能盡言其所以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跡。以觀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爲尊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間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篇。攬其綱要。而無叔孫繇之焚。攝其精華。而非舉子兔園之冊。以是爲有本之學。亦以是爲有用之文。昔曾氏輩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醇。故其言禮樂三代之制。如聚處一堂。而與之進退。茲之無意爲文。而文且若是者。則以其學廣。其思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無異道。卽無異治。予之學。抑已末矣。手是篇而卒讀之。庶幾見未知本。如見古聖人之迹之心。而不至面牆也夫。

邵陽王先生

先生諱元復。字能愚。號醒齋。生而有志。不與庸伍。晚年功夫益純。溫和沖淡。渾然不見其圭角。後學無不傾心。善化李先生恒齋。與之質疑問難。以生平所未澈者數事。請於先生。先生作廣道蠡測鬼神生死四篇示之。其卒也。李先生爲之傳。著有榴園集詩稿。

寶應劉先生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研程朱之學。以王白田朱湘淘爲宗。通音韻。天文。律呂。著論語補注。

長沙余先生

先生諱廷燦。字卿雯。號存吾。進士官翰林檢討。生而穎異。篤嗜經史。根柢深厚。行誼卓然。孝弟忠信。至今鄉人猶爲稱仰。主講書院。以濂洛關閩爲宗。而諸子百家。律法算法。亦嘗綜覆而討論之。從之遊者。皆知實學之足重云。卒年七十四。所著有存吾集。

灌陽卿先生

先生諱祖培。字滋圃。至性純孝。讀書力追古人。入翰林。閉戶鑽研。堅苦自守。朝暮二餐。鹽鼓而已。不設盤饌。一家數口。以每年所得俸了之。無不足。一介不取於人。轉侍御。論覈無所避忌。嘗言朱子全書。應頒學宮。飭諭各省學政。責令士子。人人熟讀。以端學術。而植人材。洊擢內閣侍讀學士。封奏無虛日。大抵皆振官常。培士風。除民害。關係朝廷之紀綱。閭閻之疾苦者。言雖未能盡行。而先生之素抱。亦概可見矣。

武進李先生

先生諱兆洛。字申耆。進士官鳳臺縣知縣。研求義理。通達事情。專心有用之學。不爲空談。其所著鳳臺縣志各論。俱有本末。士林稱之。

清學案小識卷十二

經學學案

經學三卷。有本四庫書目者。有採取於先輩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書論次者。參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餘姚黃先生

先生諱宗義。字太沖。號梨洲。畢力著述。以六經爲根柢。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說。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有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著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又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圖解一卷。割圖八線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又輯宋史叢目補遺三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其文集。則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輯有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數百年來。醇者駁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并於此。三編中。學者喜其采之廣。而言之辨。以爲天下之虛無怪誕。無非是學。而不知千古學術之統紀。由是而亂。後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是言豈欺我哉。夫橫浦象山。參

究於宗杲德光者也。而與紫陽並列。新會姚江首率爲陽儒陰釋者也。而與河津餘干並稱。則是墨晏可以比於尼山。莊列可以齊於鄒國。先生亦學道者也。曾不一爲之思乎。且自顏曾思孟而後。博文約禮。明善誠身。出則致君三代。處則垂教六經。同揆於先聖。而端範於後賢。朱子一人而已。亂朱子之道。卽亂孔子之道者也。常湖陸先生曰。董子云。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亦曰不在朱子之術者。絕勿使進。崑山顧先生曰。陽明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與之書。而辯之矣。又曰。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先生卒年八十六。弟宗炎。宗會。子百家。宗炎字晦木。著有周易象辭二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其說力闢陳博之學。故其解釋爻象。一以義理爲主。百家傳其家學。又從梅先生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原二卷。

吳江朱先生陳長發附

先生諱鶴齡。明季諸生。穎敏嗜學。入國朝。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識路途。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與亭林顧先生友。以本原相勗。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以易理至宋儒已明。而左傳國語所載占法。多未及詳。撰易廣義略四卷。以蔡氏釋書未精。斟酌於漢宋之間。撰尙書埤傳十七卷。以

朱子掇擊詩小序太過。與同縣人陳先生啓源參考諸家說。疏通序義。撰詩經通義二十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氏注案之。詳證參考。撰讀左日鈔十四卷。又有禹貢長箋十二卷。作於胡東樵錐指之前。雖不及胡氏之詳覈。而備論古今利害。旁引曲證。亦多剽獲。陳先生著有毛詩稽古編二十卷。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而附錄中論西方美人橫生妄議。誣毀聖人。專門之病。其狂悖一至此乎。

宣城梅先生

先生諱文鼎。字定九。與弟文鼎。文鼐。其習臺官交食法。著天文駢枝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以考經史。至廢寢食。疇人弟子。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天算之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作元史天經補注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參授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又取魯獻公冬至證統天術之疎。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又以庚午元爲上元起算之端。作庚午元法考一卷。又以郭太史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作法草補注二卷。又以立成傳寫譌舛。作大統立成注二卷。又以授時法。於日纏盈縮。月離遲疾。並以椳積招差立算。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又以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作回回法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三卷。三十維考一卷。又以表景生

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又以周髀里差。卽西說所出。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又以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又以西國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爲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又西術有細草。猶授時之通軌。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又以新法交食蒙引。七政蒙求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又以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有誤。作交食圖法訂誤一卷。又以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又以交食起復方位。難以東西南北之號測驗。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面。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而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曰右。爲四正向。取上左上下下。爲四隅向。作交食管見一卷。又以日差表說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又以火緯難算。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又因火緯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又以金水歲輪。繞日右移。上三星軌迹左轉。歲輪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圖象一卷。又以天問略取黃緯不真。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又以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非是。作太陰表影一卷。又以帝星勾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勾陳經緯考異一卷。又以測帝星勾陳。爲定夜時之簡法。作星晷真度一卷。康熙間。明史開局。天文志爲檢討。吳任臣所修。後以屬先生。先生摘其譌舛五十餘度。以天草通軌正之。成明史志擬稿三卷。康熙二十八年。先生至京師。李文貞謂天法大備。而經生望洋。宜作簡要之書。先生因作天學疑問三卷。四十二年。聖駕南巡。文貞以巡撫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焉。

在文貞奏尙在臣署。先生伏迎河干。召對移時。賜績學參微四大字。命其孫毅成。在內廷學習。先生所著書。柏鄉魏荔彤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毅成謂編校未善。別爲編次。名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種。六十二卷。先生卒年八十有九。

吳江王先生

先生諱錫闡。字寅旭。博覽羣書。通中西天學。潛心測算。天色澄霽。輒登屋臥。鳴吻間。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著曉庵新法六卷。考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識者莫不稱善。年五十五卒。宣城梅先生曰。從來言交食。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寅旭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蓋宣城之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實本於先生焉。

太原閻先生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居淮安。年十五。補學生員。研究經史。深造自得。海內名流過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尙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氏奇齡尙書古文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先生又以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遞有論辨。復爲朱子

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遊京師。旋改歸太原舊籍。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試。不第。亭林顧先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先生虛心從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如指掌。撰四書釋地一卷。續編及於人名物類。訓詁典制。又解釋經義諸條。共爲五卷。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手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又有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宋四家逸事。博湖掌錄。諸書。詩有眷西堂集。子詠。中書舍人。能文。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渭。字朏明。號東樵。篤志經義。精輿地之學。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二十七篇。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疎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禹貢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滎波旣瀦。波當從鄭康成作播。梁州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爲一。乃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異同。道里遠近平險。討論詳明。宋以來。傳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爲之冠。又撰易圖明辨十卷。專爲辨定圖書而作。謂先天之圖。唐以前書。絕無一字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但取其數之巧合。未暇求太古以來。誰從授受。故易學啓蒙。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然考宋史儒林傳。啓蒙本屬蔡先生元定。創藁非朱子自撰。晦庵大全集。載與劉君房書曰。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

言卦書著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尙有臆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爲門人所依附。朱子當日未嘗堅主其說。先生所論已足釋學者之疑。而猶不如白田王先生之考訂爲尤詳也。又撰洪範正論五卷。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亂彝倫攸斁之經。又撰大學翼真七卷。大旨以朱子爲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所論尙軌於正。惟謂格致不必補傳。則又遵朱而不識其要耳。康熙四十三年。聖駕南巡。先生以禹貢錐指獻行在。蒙御覽嘉獎。書著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卒年八十二。

績溪胡先生

先生諱匡衷。歲貢生。讀書考古。於經義多所發明。不苟與先儒同異。所著有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析程朱之異同。補程朱之罅漏。大抵多采宋元各家羽翼程朱之說。以相訂正。而亦時出己見。於二書頗有裨益。又著有三禮札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論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鄉遂制。大司徒是都鄙制。鄭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列於卷首。積算特精密。其釋官。則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與儀禮相參證。論據精確。足補註疏所未及。又著有左傳翼服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集評。離騷集注等書。其詩古文名樸齋集。卒年七十四。

鄞縣萬先生

先生諱斯大字充宗。治經學。尤精春秋三禮。於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於三禮則

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義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確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衍惟其說經以新見長以鑿見短蓋輕於起義而勇於信心應嗣寅稱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篤論也所著有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學禮質疑二卷學春秋隨筆十卷卒年五十一弟斯選預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篇斯同則世所稱季野先生也生而異敏年十四五取家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寧波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疑義輒以片言析之徐氏撰讀禮通考先生與參定焉乾隆初奉詔刊定明史以王氏明史稿爲本而增損之此稿實出先生手嘗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先生性不樂榮利見人惟以讀書勵名節相切劘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儒林宗派六卷紀元彙考廟制圖考石經考周正彙考歷代宰輔考宋季忠義錄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羣書辨疑書學彙編崑崙河源考河渠考石園詩文集其歷代史表稽考列朝掌故端緒釐然有助史學又創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爲列史所無

桐城錢先生

先生諱澄之原名秉鏡字飲光自號日間老人嘗問易於石齋黃先生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閩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撰一編曰易大傳旣而亂定歸里復得易見舊稿乃合併二編刪其重複益以諸家之

說勒爲田間學易十二卷。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注疏。及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搏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撰著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極爲允當。故卷首圖象雖繁。而不涉支離附會之弊。又撰田間詩學十二卷。大旨以小序首句爲主。所采諸儒論說數十家。考之核辨之精。舉凡制作之本末。時代之異同情事之疑信。圖經之得失。無不博搜而旁證之。可謂實事求是矣。

華陰王先生

先生諱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著周易筮述八卷。蓋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故作是編。以述其義。其卷一曰原筮。曰筮儀。曰蓍數。筮儀本朱子。並參以汴水趙氏。其卷二曰揲法。其卷三曰變占。尊聖經。黜易林。稽之左傳。與朱子大同小異。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極。曰中爻。中爻即互體。其卷五曰卦德。曰卦氣。卦氣本邵子。朱子並附太乙秘要。其卷六曰卦辭。其卷七曰左傳國語占。曰餘論。其卷八曰推驗。采之陸氏。其涉於太異可駭者。弗載。其書雖崑爲筮蓍而設。而大關焦京之術。闡文周之理。立論悉推本於經義。較之方技者流。實區以別矣。

寶應喬先生

先生諱萊。字石林。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至翰林侍讀。撰易俟十八卷。雜采宋元後諸家易學。而參以己

意前列諸圖。不主陳搏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橫直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下諸家。而取來氏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之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爲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啞人之凶。謂三百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謂小畜九三爲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濫體仁文震孟近事爲說。蓋誠齋易傳之支流。假借牽合。在所不免。而理關法戒。終勝莊老之虛談也。

柏鄉魏先生

先生諱荔彤。字念庭。貞庵先生之子也。官至江蘇常鎮道。著大易通解四卷。其論畫卦與河圖洛書。祇是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爻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爲主。五爻變者。占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餘占本爻與象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間變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皆頗有所見。惟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奸佞。陰陽之君子俱常扶。小人俱常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云云。其說甚辨。然觀於乾坤姤復之初爻。聖人情見乎辭矣。蓋陽而不知其過。則不能自勝。而爭勝於陰。爭勝於陰。則惡亢龍之謂也。陰

而不失其中。則不敢自成。而取成於陽。取成於陽。則美黃裳之謂也。陰陽雖二。實一氣之流行也。調濟之中。扶抑寓焉。烏得謂無扶抑哉。

桐城張先生

先生諱英。字敦復。進士。歷官大學士。著周易衷論二卷。專釋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繫辭說卦序卦。每卦各爲一篇。每篇詮解大意。而不列經文。大抵以朱子本義爲宗。然於坎卦之貳用缶句。又以本義爲未安。而從程傳以樽酒簋貳爲句。則固未嘗如胡炳文等。膠執門戶之見也。其立說主於坦易明白。不務艱深。故解乾象元亨利貞云。文王繫辭。本與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聖人舉乾坤兩卦。示人以謂易之法。如此擴充體要。蓋以經釋經。一掃紛紜膠轕之見。大旨具見矣。

蠡縣李先生

先生諱璫。字剛主。號恕谷。著有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程朱之學。直接孔曾思孟。其傳注皆本之躬行心得。用以垂世立教。使後之讀其書者。因不失先聖之旨。而道由是明。人心由是正。紀綱法度。由是不至泯沒於萬世也。而先生竟莫之究。乃舉與陸王諸近於禪者。一斥爲空談。何其謬哉。惟先生持身謹樸。所著書亦尙有根據。其論易大旨。謂聖教罕言性天。

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搏龍圖。劉牧鈞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無用。參同契。三易洞璣諸書。皆異端方技之傳。其說適足以亂道。卽五行勝負。分卦直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諸說。亦皆於三聖所言之外。再出枝節。其駁卦變之說。發例於訟卦彖詞。駁河圖洛書之說。發例於繫傳。駁先天八卦之說。發例於說卦傳。其餘則但明經義。不復駁正舊文。自來詁經者。具有心得。發爲新義。雖與前儒有異。亦復何害。乃若肆行排擊。矜其所長。而忘其所短。若先儒之所爲。更無以勝於我者。客氣自高。放言無忌。無學無養。是可知矣。

長洲惠先生

先生諱周惕。原名恕。字元龍。進士官知縣。邃於經學。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硯溪詩文集。其詩說三卷。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其子仲儒先生。諱士奇。進士官翰林院侍讀。著易說六卷。專宗漢學。以象爲主。徵引極博。而不免失之雜。至論大明終始。引莊子在宥篇。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竊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經。又撰春秋說十五卷。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言必據典。論必持平。又撰禮說十四卷。大學說一卷。又究推

步之術。著交食舉隅二卷。又有琴笛理數四卷。又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諸集。子七人。棟字定宇。號松崖。最知名。世稱定宇先生。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大臣交章論薦。會索所著書。未及呈進。罷歸。先生於諸經熟洽。貫串諸詁訓。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作九經古義二十二卷。尤邃於易。其撰易漢學八卷。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大凡。凡孟長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一卷。十寶附焉。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則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撰易例二卷。乃鎔鑄舊說。以發易之本例。隨手記錄。以儲作論之材。其撰周易述二十五卷。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元宋咸干寶之說。融會其義。自爲注。而自疏之。其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雖爲未完之書。而漢學之絕者。至是而粲然復章矣。又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又撰古文尙書考二卷。辨鄭元所傳之二十四篇。爲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爲僞。又撰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王士正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九曜齋筆記。松崖筆記。諸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卒年六十二。

泰州陳先生

先生諱厚耀。字泗源。康熙丙戌進士。以通算入直內廷。授檢討。官至諭德。以天算之法。治春秋。補杜預長歷。爲春秋長歷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及左傳注疏。春秋

屬詞。天元歷理及朱載堉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詞。載杜預論日月差訛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數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先生則謂如杜氏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推焉。又撰春秋戰國異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又著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

海寧查先生

先生諱慎行。字初白。號悔餘。進士官編修。著周易玩詞集解十卷。卷首河圖說二。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蓍。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洛圖出於織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

圖生著之證。次爲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逆。加增奇偶相錯之理。次爲變卦說。謂變卦爲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次爲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爲老氏雙修性命之學。無關於易。次爲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錯只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次爲辟卦說。二。一論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次爲中爻說。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爲是。次爲中爻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爲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盡可解。常闕所疑。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矣。

富平李先生

先生諱因篤。號天生。博學強記。貫穿註疏。康熙間。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未逾月。上疏乞終養歸。遂不出。與整屋李先生容。涇陽李先生念慈。稱關中三李。先生著有詩說。亭林顧先生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有春秋說。四書五刪。

長洲余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撰古經解鈎沈三十卷。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爲敍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尙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敍錄周易左傳。均各分子卷。實三十三卷也。其敍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

卽所著義訓其書尙在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鈎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尙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尙有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皆未采。蓋海外之本是時尙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皮藏清秘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摺摭亦可謂備矣。

光山胡先生

先生諱煦字滄曉著周易函書約存二十四卷約注十八卷別集八卷其持論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有異同。然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詞大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傳詞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大意但未暇整頓云云是朱子於本義蓋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陸游渭南集有朱氏易傳跋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斯可謂天下之通論矣。

秀水盛先生

先生諱世佐官龍里知縣撰儀禮集編四十卷哀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己意以儀禮

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嫌於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編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氏考定武成之例別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爲謹嚴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說本注疏而時有併注疏之意失之者一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之尤詳焉

金山焦先生

先生諱袁熹字廣期舉人撰春秋闕如編八卷蓋因歷說春秋者務以刻酷爲經義是以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繁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先生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詞又謂會潛之戎本維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冑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爲蟲傷苗稼卽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爲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賻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未附讀春秋數條論卽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世春秋之學以先生此書爲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深爲有裨矣

高淳張先生

先生諱自超字彝歎進士著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爲魯之大夫如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弑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洵足闡發朱子之所未及以視穿鑿附會者異矣

秀水俞先生

先生諱汝言字右吉諸生著春秋四傳糾正一卷蓋撰春秋平義始脫藁乃作此書以總括其大旨書中摘引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于迂計十五條三曰尙異而鄰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鏗刻計六條六類之中立義正大持論簡明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矣其春秋平義十二卷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而精審多得於經意正不以鯁生新解爲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先生研精

經史尤熟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秀水諸先生

先生諱錦字襄七進士官至贊善著毛詩說二卷以小序爲主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附會古義強經從我者亦在所不免焉又有補饗禮一卷以周禮補儀禮無訾於不類而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雖寥寥不滿二十頁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焉又有夏小正詁一卷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坡字耜卿文貞先生之弟也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述注六十九卷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不侈奧博自成一家言文貞子諱鍾倫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標舉要旨弗以考證辨論爲長與先生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先生又著有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訂近儒之差先生天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壽果獲全愈及有孝廉之舉有司以先生應而先生寢疾矣卒年七十有三

吳江沈先生

先生諱彤字冠雲號果堂舉博學鴻詞報罷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歸先生淹通三

禮以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乃詳考周制。撰周官祿田考。與之辨。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鄭賈注疏後。未有若是其精密者也。其中稍有曠悟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則與孟子王制相戾。謂加田有常數。則與司勳文左氏傳相戾。然先生經術湛深。百慮一失。不足爲全書之累也。又撰儀禮小疏。春秋左氏傳小疏。尙書小疏。果堂集十二卷。卒年六十有五。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廷華。字中林。舉人。官同知。撰儀禮章句十七卷。其書以張稷若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九溪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箋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補二書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間采他說。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爲精審。又安溪王先生諱士讓。官知州。舉博學鴻詞。與修三禮。著有儀禮訓解。

無錫蔡先生

先生諱德晉。字仁錫。舉人。官司務。嘗謂橫渠以禮教人。最得孔門約禮之旨。故其律身甚嚴。著禮經本義十七卷。是書前十六卷。皆本經。第十七卷。附吳草廬所輯逸禮八篇。皆引宋元明以來諸家之說。與注疏。

互相參考。大旨皆不戾於古。又撰通禮五十卷。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琳。字玉林。諸生。專心治經。貫通漢注唐疏。而旁及諸家之說。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別白精審。未嘗輕詆前哲。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太原閻先生見其書。以爲精確。且稱爲隱德君子焉。

清學案小識卷十三

經學學案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棟高字震滄。晚年治春秋。又自號左奮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賜國子監祭酒。所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爲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歷拾遺。曰疆域。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註正訛。曰文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以訂舊說之訛。凡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又著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采錄舊說。頗爲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又著尙書質疑二卷。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爲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臆斷。不甚考論本末。亦皆前人舊論。不足以言心得也。

卒年八十有一。

歸安沈先生

先生諱炳震，字東甫，著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校正九經文字，第一卷爲經典重文，第二卷爲經無重文，第三卷爲經典傳譌，第四卷、第五卷爲經典傳異，第六卷爲經典通借，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爲先儒異讀，第十卷爲通音異義，第十一卷爲異音異義，第十二卷則註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鈎稽，頗爲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不爲無益云。又著新舊唐書合鈔，侍郎某奏進，詔付書局，其精粹者，采入唐書考證中。

淄川薛先生

先生諱鳳祚，從魏文魁學天文，主持舊法，譯穆尼閣說，爲天步真原，謹守繩尺，著天學會通十餘種，蓋新法初行，欲以中西文字會而通之。梅宣城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先生又著兩河清彙，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河湖全水諸目，又別爲海運一篇。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晉涵，進士，博聞強識，四部七錄，靡不研究，尤長於史，會開四庫館，先生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舊五代史，乃薈粹編次，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及宋

人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呈御覽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先生又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多謬寧宗以後褒貶失實不如東都有王偁事略也欲先輯南都事略使條貫粗具詞簡事增又欲爲趙宋一代之志俱未卒業其緒餘稍見於審正續通鑑中又著爾雅正義以郭注爲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說承學之士以爲過於邢昺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卒年五十四

秀水徐先生

先生諱庭垣著有春秋管窺十二卷自序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千禁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詞以遏之云云持論極爲正矣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立義亦極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

正多得經意。與焦氏闕如編。可以並傳矣。

吳江張先生

先生諱尙瑗。字宏遠。一字損持。進士官知縣。著三傳折衷四十四卷。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據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未免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而盡棄其精英也。

嘉定嚴先生

先生諱衍。諸生。專心古學。通乎經而貫乎史。而於資治通鑑。探索尤獨精焉。謂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事。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缺。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兩不相合。事屬可疑。故並存之。一曰補注。胡氏之所注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七。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又於周赧入秦之

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於附載。則卽紫陽綱目之義矣。天下未有不讀經。而能讀史者。觀先生卽事求理。雖所補者史。而何莫非本於經哉。

寧鄉王先生

先生諱文清。號九溪。進士官宗人府主事。譔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略有箋注。不欲其繁。又譔周禮會要六卷。亦約括注疏諸說。疏通字義而已。其凡例。經文一字不通。亦一字不動。然敍官亦經文也。而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刪之。又有考古源流數百卷。存於門人某某家。久之佚亡無存。卒年九十餘。

鄒平馬先生

先生諱驢。字驄御。又字宛斯。進士官知縣。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左邱明小傳一卷。辨例一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字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又撰釋史一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也。宰靈璧。蠲荒除弊。流亡復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

新喻晏先生

先生諱斯盛。字一齋。進士官至巡撫。著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凡分學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

說八卷。學易初津。爲全書之宗旨。謂今所傳圖書。乃大衍之數。因大傳之言而圖之。不取河洛奇偶之說。所見最確。又謂辭占不遺彖詞。而不取卦變互體之說。則盡廢漢易之古法。未免主持稍過。易翼宗以經文爲主。而割十翼。散附於句下。意在以經解經。頗傷破碎。又每爻之首。畫一全卦。而間以一動爻。亦自我作古。易翼說全解十翼。而先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彖傳。次文言。次象傳。非古非今。更不知所據何本。然不廢象數。而不爲方技術數之曲說。不廢義理。而不爲理氣心性之空談。在近日說易之家。猶可云篤實近理焉。又著禹貢八卷。

太滄沈先生

先生諱起元。字子大。進士官至光祿寺卿。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大旨以十翼爲夫子所手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明高景逸周易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卽取之。其篇次則仍依今本。以彖傳象傳繫於今文之下。謂易之亡不亡。不係於古本之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足以資觀玩。惟大象傳。往往別白起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於本卦。故別出之前列三圖。一爲八卦方位圖。一爲乾坤生六子圖。一爲因重圖。皆據繫辭說卦之文。至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槩從刪薙。頗能掃除紛紜。轆轤之習矣。又著詩傳叶音考三卷。

天津王先生

先生諱又樸字介山進士官同知著易翼述信十二卷經傳次序悉依王輔嗣舊本而冠以讀書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彖象文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爲書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者爲非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卽之卦之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敘其說於雜論之末特爲有識

陽湖潘先生

先生諱思榘字補堂進士官至巡撫著周易淺釋四卷皆卽卦變之法以求象而卽象以明理每卦皆註自某卦來謂之時來蓋易道廣大無所不該其中陰陽變化宛轉關生亦具有陰陽相通之理故漢之虞翻諸家皆有是說而程子朱子亦闡明是理雖非易之本義要亦易之所有也前有白瀛序稱先生點勘通志堂所刊易解四十二家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比其沒也力疾屬草尙闕乾坤二卦未註遂以絕筆故此本所說惟六十二卦其彖傳象傳則以用註疏本附經附釋而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未之及蓋主理者多發揮十翼主象主數者多研索卦爻其宗派然也後有林迪光跋述先生之言曰彖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一槩講入身心政治上去遺卻許多道理不如就其淺處說而深處亦可通也足括是書之旨矣又有

龍峯講義四卷

上元程先生

先生諱廷祚字綿莊著大易擇言三十六卷因靈皋方氏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辭片語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人訛舛之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別之其闡明爻象但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義爲八義真象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重卦爲斷其明爻義則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辭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蓋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爲宗者也又有程氏易通十四卷易說辨正四卷

休寧趙先生

先生諱繼序號易門著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以象數言易而不主陳邵河洛之說謂作圖者本於易而反謂作易者本於圖蓋因錢氏義方之說而暢之首爲古經十二篇次逐節詮釋經義而不載經文但標卦爻用漢儒經傳別行之例次爲圖三十有二各系以說而終以大衍象數考春秋傳論易考易通歷數周易考異卦爻頤象又一篇辨吳仁傑本費直本而不立標題列於周易考異前疑卽考異之末簡傳

寫顛倒也。全書多從卦變起象，而兼取漢宋之說，持論尙平允。惟以帝出乎震，爲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爲殷之歸藏。本程氏之說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贊周易也，豈忽攙說舊法，自亂其例乎。

吳縣浦先生

先生諱龍淵，字潛夫，官知縣，著周易通十卷，謂六爻之義本一理，四聖之旨本一貫。自說易者，解以己意，遂致卦詞不通於象詞，下卦之詞或不通於上卦之詞，故六十四卦各立論發揮於卦義爻義，或逐條剖析，或連類推闡，務使相通而後已。其說不爲無見，然旣欲牽合於理學，又欲比附於史事，縱橫曼衍，辨而太華者有之。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陳晉，字似武，號後山，亦曰以齋，進士官教授，著易象大意存解一卷，不載經文，惟折衷諸家之說，明易象之大意，故以爲名。左傳韓起聘魯，見易象，易之主象，三代舊法，是書卷首標凡例七則，多申尙象之旨。其論太極五行，兼及河洛先天諸圖，發揮明簡，惟標舉其理所可通。凡一切支離推衍，布算經而繪奕譜者，翦除殆盡。其凡例有曰：後之言象數者，流入藝術之科，其術至精，而其理亦更奧澀，且偏於一隅，反涉形下之器，可云篤論。其論彖論爻論象，不廢互體之說，蓋以雜卦傳爲據。其論六十四卦，各括其大旨，亦大抵切人事立言，終以繫詞序卦說卦雜卦，其文頗略，蓋著書之意，在於六十四卦，餘皆互相發明。

耳。

嘉興沈先生

先生諱廷勵字克齋官知州著身易實義五卷一以程朱爲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搜采無遺其別有發明者概屏弗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爲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爲實故名其易爲身易實義云歸安葉先生佩蓀進士官至布政司亦治古易著易守四十卷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休寧汪先生

先生諱璫字支儀號默庵著讀易質疑二十卷置象數而專言理其凡例有云今說易之家謂易以道陰陽務以圓妙幽渺籠罩影響如捕風如捉影無當實用故愚以爲學易當就平實切近處用功云云其宗旨可見矣銓釋疑義無所穿鑿。

侯官林先生

先生諱贊龍字澤雲舉人撰學易大象要參四卷發明大象爲主六十四卦各爲一篇以上下經分二卷而冠以綱領六篇爲一卷一曰發凡二曰象例三曰義理象數四曰卦爻中相錯陰陽相應五曰憂患九德六曰大象有通於四書殿以附解二篇爲一卷一曰作易憂患解二曰雜卦傳解大旨以大象上一句。

爲天地萬物之象。下句爲人事。以天象爲人事之則。不言吉凶。而言理義。不言神聖。而言君子。以明人人可學。故所闡發。皆切日用。其綱領有曰。借易明理。自夫子已然。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日月寒暑之義乎。是則借象立言之旨矣。

承德魏先生

先生諱樞。進士官教授。舉博學鴻詞。著東易問八卷。用王弼本。列朱子本義於前。而以己意附於後。其凡例。謂生長遼東。日與東人相問答。故敍其原委而集之。以示初學。名之曰東易問。其論卦變。曰。剛柔皆當指卦。不當指爻。如訟之剛來而得中者。坎也。隨之剛來而下柔者。震下於兌也。蠱之剛上而下柔者。坎在巽上也。噬嗑晉睽鼎四卦。言柔得中而上行者。皆離火也。賁柔來而文剛。離文乎艮之內也。分剛上而文柔。艮文乎離之內也。無妄之剛。自外來者。震也。大畜之剛上者。艮也。咸柔上而剛下。兌在艮上也。恆剛上而柔下。巽在震下也。柔以時升者。巽也。是凡言剛者。皆陽卦。凡言柔者。皆陰卦也。則以剛來柔來。指一爻而言者。固未足以盡其義矣。云云。是論亦近理矣。而未盡然。其論來知德錯綜。曰。乾本至健也。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順。初爻變巽爲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二爻變離爲明。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陷。中爻巽可以謂之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推之三四

五上莫不皆然。則亦何所不像哉。是故初以在下變巽。而潛有以爲錯震。而躁動者。其將何以應之乎。二以在田變離。而見有以爲錯坎。而隱伏者。其將何以應之乎。則持論固爲明確矣。又著春秋管見。

滋陽牛先生

先生諱運震。字皆平。號真谷。進士官知縣。其學博涉羣書。亦精研經義。著空山易解四卷。務在通漢晉唐宋爲一。其大旨主理。不主數。於卦氣值日。及虞翻半象兩象等說。排抑而掃除之。是亦足以成一家之學矣。又著空山堂春秋傳二十卷。

武進楊先生

先生諱方達。字符倉。撰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說通旨略一卷。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亦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爲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旁義參之。賓主秩然。則條理可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彖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畫之下。卽爲註明。末附通旨略。雜引先儒象彖爻位之說。間亦參以己見。蓋倣王弼略例而爲之也。又撰易學圖說會通八卷。先天之學也。又易學圖說續聞一卷。不離乎陳邵而已。又著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蘭皋原名一是字天隨撰周易析疑十五卷大旨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爲宗而佐證以宋元諸說其謂卦必先分而後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說蓋從蕭漢中讀易考原其繫詞以下略不置解則用王弼例也。

金匱吳先生

先生諱鼎字尊彝號易堂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歷官侍講著易例舉要二卷仿周易折中卷首義例而益加推衍上卷多輯先儒之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惟不及互卦卦變二義其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而二考不載書中又撰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采宋俞炎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一本唐鶴徵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爲附錄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義略備於董楷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則未有專彙一書者因哀此十家以繼二書之後其東筮學案則攻陳清瀾學菰通辨作也是先生學術之非也兄鼐亦通經著有三正考二卷取元李濂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春王正月考節其繁冗補所未備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又有易象約言。

介休梁先生

先生諱錫璵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十五年薦舉經學歷官少詹事膺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御覽蒙召

對諭武英殿謄寫一部。原書給還本人。後坐遺失書籍。鐫級歸。

江寧吳先生

先生諱啓昆。字宥。進士官編修。著索易臆說二卷。總論易之大旨。不復章解句釋。如上下經之分篇。諸卦之命名。以及先天後天圓圖方圖等類。各爲一篇。以闡其義。其卦變一篇。謂象傳所云。剛來柔進之類。必本卦貞悔二體。實有此象。而云然。非本卦所無。外卦所有。而必假之以得解也。在本義逐爻細推。以爲此自某卦而來。不過兼此一說。欲使經無剩義。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後人專信本義。遂誤以餘意爲正意。又如分宮卦象次序一篇。謂天地之造化。不離五行。八卦率領諸卦。分掌五行。以用事。術家以子父才官兄弟。論生剋制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剛柔者。立本者也。綱領之八卦是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所屬之諸卦是也。一切往來屈伸之理。無一不在此六十四卦變通之中。其發明象數。皆爲有見。

金壇王先生

先生諱澍。字若霖。亦或自書爲霧林。進士官給事中。撰禹貢譜二卷。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爲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傳。而參以諸家之說。又著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

黃岡陳先生

先生諱大章字仲夔號雨山進士著詩傳名物輯覽十二卷先生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後成此卽其摘錄附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豸二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其中體例未合者則如釋鶉之奔奔引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爲鶉昔子夏衣若懸鶉釋雞棲于時引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體近類書有乖說經之旨然其徵引既衆雖精核不足亦多識之一助也

常熟嚴先生

先生諱虞惇字寶成進士歷官太僕少卿著讀書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首爲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綱領次刪次次六藝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爲一卷皆附錄編首不入卷次其正經爲十五卷小雅爲八卷大雅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爲五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先生自爲說者每篇之首自爲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畧於名物訓詁故不免失於考證之處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爲多焉

會稽范先生

先生諱家相。字蘅洲。進士官知府。著三家詩拾遺十七卷。因王伯厚之詩考。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而較王氏之書。則又詳贍可觀矣。又著詩藩二十卷。乃其釋詩之說。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首爲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長短互見。猶說詩家之有依據者矣。

象山姜先生

先生諱炳璋。字石貞。號白巖。進士官知縣。著詩序補義二十四卷。以詩序首句爲國史所傳。如蘇欒城之例。但蘇氏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除不論。先生則存其原文。於首句中離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之義。以通貫兩家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又著讀左補義五十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鎮。字備九。號古湫。又號虞東。進士。官宗人府主事。撰虞東學詩十二卷。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因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羣言。自爲疏解。而義本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宋之間。能斟酌而得其平。於讀詩者。不爲無裨也。

荆溪任先生

先生諱啓運。字翼聖。號釣臺。進士。歷官宗人府府丞。著肆獻裸饋食禮三卷。以儀禮特性少牢饋食禮。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於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之註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曰祭統。二曰吉蠲。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曰釋祭。其名則取周禮。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內。又各爲節次。每節皆先撮己說。而自註其說之所出。其後並附載經傳。較之勉齋黃氏祭禮。更爲精密。又撰宮室考十三卷。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宇。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據頗爲詳核。又著周易洗心九卷。四書約指十九卷。又有禮記章句十卷。又有孝經章句一卷。

當塗徐先生

先生諱文靖。考據經史。講求實學。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七年。又薦舉經學。授檢討。著禹貢會箋十卷。因禹貢錐指所已言。而更推所未至。故較東樵益爲精密。又撰山河兩戒考十四卷。又撰周易拾遺十四卷。主程子說。而於漢魏諸家。亦有發明。又有管城頌記三十卷。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又有竹書統箋十二卷。年九十餘。乃卒。

崑山徐先生

先生諱乾學。字原一。號健庵。進士官至尙書。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又大小戴記。則做朱子經傳通解。兼采衆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同異。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

金匱秦先生

先生諱蕙田。字樹峯。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因徐氏讀禮通考體例。網羅衆說。以成一書。凡爲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該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鐘律。

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而未成則先生之以類纂附尙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餽釘掛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用之所作禮書有過之無不及矣

錢塘張先生

先生諱文嘉字仲嘉著齊家寶要二卷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慎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不知此說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殊爲失考亦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第從家禮諸書略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丹陽姜先生

先生諱兆錫字上均著禮記章義十卷大義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二條爲章擬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大夫士庶各條爲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爲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有簡編互錯者如射義篇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當是領起射義之詞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及降婦人而復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

駁前人之謬。亦有考證。較陳雲莊之集說。固爲密矣。又著大戴禮刪翼四卷。又著周易本義述蘊四卷。蘊義圖考二卷。大抵恪遵朱子本義。偶有舍本義而從程傳孔疏者。非其通例也。又著詩蘊四卷。又著春秋參義十二卷。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又有穀梁彙義十二卷。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焉。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奎勳。字坡星。撰戴記緒言四卷。大旨以禮記多出漢儒。不免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乃參考諸經。旁採衆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爲綱。而逐字逐句。條辨於後。用力可謂勇矣。又著陸堂易學十卷。宗宋子者十之六。宗諸儒者十之四。間以己意訓釋。於前人亦無大異同。惟謂伏羲但畫八卦。而無卦名。黃帝乃以名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堯舜始增加屯蒙諸卦名等說。未免新異。又著陸堂詩書學十二卷。又春秋義存十二卷。

清學案小識卷十四

經學學案

襄城劉先生

先生諱青蓮字華岳。撰學禮闕疑八卷。補正陳氏雲莊集說之訛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其駁陳氏之誤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先生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大夫。集說從黃氏之誤。續大夫撫式士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詞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集說俱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讀集說者可取資焉。

桐城葉先生

先生諱西字書山。進士官左庶子。著春秋究遺十六卷。多宗其師靈皋方氏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全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併其事跡而疑之。是未免於拘牽。而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又撰有詩經拾遺十三卷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奎光字星五官知縣著春秋隨筆二卷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說有出於臆度者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叵歸賄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舍及賄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爲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爲攝又曰桓公爲篡何者爲是皆深中春秋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先生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爲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爲此本均不可考然疑錄頗爲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崑山邱先生

先生諱鍾仁字近夫康熙戊午舉博學宏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撰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遺義乃仍以夏時反覆申論又如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強

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有可取焉。

蘄水劉先生

先生諱夢鵬，字雲翼，進士，官知縣。著春秋義解十二卷，卷首刊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述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爲十二卷，大指推本公穀，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其斥左氏持論甚辨。

淮安邵先生

先生諱坦，著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大指皆遵左氏，其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閔、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采宋元諸家以輔之，亦時時出有新意，而臆度牴牾，亦在所不免。

嘉善曹先生

先生諱廷棟，字六吉，著孝經通釋十卷，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國朝十家，旁證諸說者，又十有二家，又著易準四卷，爲圖學而作也。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廷芳字椒園博學鴻詞歷官按察使撰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板之舛訛祛經生之疑似於注疏之學大有功焉

錢塘程先生

先生諱川字廊渠號春曇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撰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

常熟陳先生

先生諱祖范字亦韓舉人薦舉經學賜國子監司業銜著經咫一卷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刊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矣

歙縣程先生

先生諱瑤田字易疇。孝廉方正。博通經傳。好學深思。著通藝錄。曰喪服足徵記。曰宗法小記。曰溝洫疆里小記。曰禹貢三江考。曰九穀考。曰磬折古義。曰水地小記。曰解字小記。曰聲律小記。曰考工創物小記。曰釋草釋蟲小記。循文考索。所得每較鄭注爲精。而間有以意剟獲者。亦不免自信之太過。至其論學中述敬一篇。持循頗密。雖動靜看成兩截。而卽事加謹。不得謂非心身之益矣。

太倉周先生

先生諱象明字懸著。舉人。著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裒集舊說。亦間附以己意。略爲折衷。蓋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略近黃東發日抄。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應城程先生

先生諱大中字萃時。號是菴。進士。著四書箋說六卷。采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註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爲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爲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據頗極詳明。其間雖或間有疎漏。以及稍涉泛濫者。而大體則爲有據之言矣。

永濟崔先生

先生諱紀。原名璫。字君玉。更今名。字南有。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撰成均課講周易。其說以本義爲主。而亦間有異同。至其以經文。專主卜筮。十翼專言義理。謂孔子恐人惑於吉凶禍福之說。要求趨避之術。故專以義理爲主。則似傳非解經。惟以補救夫經矣。又有成均課講學庸。讀孟子劄記。論語溫知錄二卷。

福安陳先生

先生諱綽。字文裕。撰四書錄疑三十九卷。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使讀者知其所以然。又著有周易錄疑。無卷數。

仁和杭先生

先生諱世駿。字大宗。號堇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著續方言二卷。采十三經註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標明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有顯然遺漏者。而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山陽吳先生

先生諱玉搢。字山夫。貢生。官訓導。著別雅五卷。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註所出。而爲之辨證。

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而此書挂漏甚夥，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可以考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概。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也。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彥昇，字竹軒，進士官知縣，著樂律表微八卷，凡度律二卷，審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一一辨證，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又謂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之十二律，旋宮最爲簡便，卽如琴之七絃，每絃必有三準，其音皆與全絃散音合。簫笛六孔並出音，孔爲七，而四字高吹卽五，合字高吹卽六，此其聲之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徵二音，本皆在五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呂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訓之說，目以變宮變商，恐黃鐘變律，縱與變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先生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又謂荀勗十三笛，是古人遺法，今但作黃鐘大呂二笛，而十二畢具，其法黃鐘笛用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呂笛用大夷夾無仲黃林七律，作大呂笛之法，但以黃鐘笛相較，其黃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黃鐘笛半孔，其七調除黃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夷仲夷無五調，合黃鐘笛之七調，爲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爲簡易可從。

大興朱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奏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備著錄奉旨允行在辦理四庫全書處行走總辦日下舊聞先生博文宏覽謂經學本於文字訓詁爲學政時以爾雅說文爲士子倡爲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卒年五十三著有筍河集

嘉定錢先生

先生諱大昕字辛楣號竹汀進士歷官少詹事研精經史蔚爲著述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瞭如指掌古人賢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有確見在館時嘗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諸書所著有唐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考四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深寧年譜一卷王弼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潛擘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潛擘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養新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三卷族子錢塘進士官教授與其弟坵相切磋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皆有神解著律呂古義六卷謂周本八寸尺若制律必用十寸尺以證荀勗之非又著淮

南天文訓補注三卷。述古編四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祖禹，字景范，著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欽定通鑑覽要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鄞縣全先生

先生諱祖望，號謝山，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遂歸不復出。性伉直，貧且病，饔飧不給，人有所餽，弗受。一主葦山講席，又爲端溪書院山長。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爲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時開明史館，爲書六通論修史事，先藝文，次表，次忠義，隱逸兩列傳，人多踴之。所撰有丙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理志稽疑，又有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爲經史問答十卷。又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

偃師武先生

先生諱億，字虛谷，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有聲。被劾罷職，民咸寃之。後經保薦，而先生已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優於學，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勇於著錄，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皆稽之經史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罅輒剖抉精蘊，比辭達意，以成

一例云。

博野顏先生

先生諱元。字習齋。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終身刻苦。介然自成一家。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心學縱恣之失。故力矯其弊。然視其性命。亦幾恍惚。不自知其矯枉過正也。至謂孟子言性善。與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會通孔孟。則不可謂之立異矣。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任臣。志行端慤。博聞強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乙未。以博學鴻詞徵。授檢討。撰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仁和盧先生

先生諱文昭。字紹弓。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孝謹篤學。好校書。所校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韓詩外傳。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獨斷。經典釋文。諸善本。鏤板惠學者。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而名之曰羣書拾補。所自著書。有抱經堂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鐘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使學者。正積非。蓄疑。可以渙釋矣。歷主江浙各書院講席。以經術導士。卒年七十有九。同縣孫先生志祖。進士官御史。所著讀書勝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衷精詳。不爲武

斷之論家語疏證六卷。證王肅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卷。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

濰縣劉先生

先生諱以貴。字滄嵐。進士官知縣。年甫艾告歸。杜門著述。於十三經注疏外。旁搜一百四十餘家。而考其異同。辨其得失。所著有古本周易十六卷。析疑二十卷。尙書以下。皆有集解。各若干卷。又有初學正鵠。正命錄。蒼梧縣志。萊州名賢志。藜乘初編。滄嵐辨真文。共若干卷。卒年六十有五。

歷城周先生

先生諱永年。博學貫通。爲時推許。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召修四庫書。授編修。先生在書館。見宋元遺書。湮沒者多。見采於永樂大典中。於是抉摘編歷。自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焉。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凝鼎。字庸齋。拔貢生。著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讀。次銓文義。先列集注。次錄或問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稍有同異者。則斥不載焉。

休寧戴先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舉人乾隆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總裁以纂修薦賜進士改庶吉士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最精核又著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卷又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又詩經二南補注二卷毛鄭詩考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文集十二卷先生故訓之學也而欲諱其不知義理特著孟子字義疏證乃至詆程朱爲老爲佛謂理爲我所本無程朱言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之而爲此說孟子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先生有意匿之乎抑並此句而忘之乎大抵考據訓詁可以明典章制度不可以窮義理典章制度非全無義理特其外迹耳特其末節耳聖賢工夫全在明善復性以不失乎天之所以予我者而謂理爲我所本無是何言哉後之慕先生者有歛縣凌先生廷堪進士官教授撰禮經釋例十三卷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原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五物九祭釋性旅酬楚茨諸說經之文俱有考覈惟復禮三節謂窮理二字出於宋儒則並夫子說卦傳而忘之亦大可異矣

錢塘桑先生

先生諱調元字弼甫進士官工部主事撰論語說二卷凡五百條分上下二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之類頗爲細密又撰有躬行實踐錄

黔陽潘先生

先生諱士權。號龍庵。官太常博士。撰大樂元音七卷。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離。故首徵二說而通之。按絃審音。以首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宮。四五六七爲商角徵羽。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律呂正義。琴以首絃爲下徵之說。旁爲推演。其由琴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慎修江氏律呂新論所見略同。但不及江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歷學音調類例甚詳。

滿洲都先生

先生諱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鑲紅旗人。撰黃鐘通韻二卷。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氏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蓋未究國書制作之本也。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竅要。爲有益於學者耳。

大名崔先生

先生諱述。號東壁。舉人。官知縣。泛覽羣書。巨細不擇。而一反求之於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著

有考信錄全書。其門人陳履和述其目錄曰。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爲前錄。唐虞考言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爲正錄。豐鎬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後錄。共三十六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爲考信翼錄十二卷。又有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無聞集知非集正編。小草集。先生學主見聞。勇於自信。雖有考證。而從橫軒輊。任意而爲者。亦復不少。況其間得者。又強半爲昔賢所已言乎。

待訪錄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惠言。字皋文。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又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譜。等書。

歙縣金先生

先生諱榜。字槃齋。治禮宗康成。著禮箋十卷。

嘉定王先生

先生諱鳴盛。字鳳喈。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

曲阜孔先生

先生諱廣森字衆仲又字臯軒至聖六十八代孫著公羊通義十一卷大戴禮補注十四卷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大椿字幼植又字木田修四庫書充纂修禮經哀輯爲多長於名物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繪等書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庸字拜經著拜經堂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四卷

江都汪先生

先生諱中字容甫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學述內外篇

海州許先生

先生諱桂林號月嵐博覽羣書研窮經義通訓詁精算法著有易確穀梁釋例宣西通算牖諸書

清學案小識卷末

心宗學案

上蔡張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號起庵官內黃及資縣令屢以廉吏論薦告歸後講學於汝梁之間中州稱真儒潛庵逸庵與先生三人其示學者爲學次第曰立志曰存養曰窮理曰力行曰盡性曰至命大略不違程朱之法及讀其遊梁講語則曰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是偶誤彼止鶻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了只未明工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日用間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便存住莫令放失又曰盡性非別有功夫卽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層層工夫卽性也卽盡性也性者生也以心生得名非有形可指有象可求苦煞認性爲一物則惑矣志心之生也立亦心之生也存之養之則生氣厚又窮理焉則益生至力行則生理盡矣故曰盡性性本虛而能生盡其虛而能生者不使枯槁絕滅也孔子所謂成性存道義之門若不存存則亦烏有道義哉吾故曰性善是工夫也樂記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是血氣之物含有知覺在內便是性那裏面無喜怒哀樂

常法。又何有善。只是感於外物。當惻隱者。生惻隱。當羞惡者。生羞惡。當辭讓是非者。生辭讓是非耳。然此不過四端而已。天之所能與人。不過此端。令人接續此端。擴充將去。則爲仁義禮智。此所謂天之休命也。不擴充。則亦不過端焉而已。那有仁義禮智乎。乃知性天與人以工夫也。不盡工夫。已非性矣。由是觀之。先生專以知覺爲主。知覺含於心。故謂性生於心。下種生根。卽所謂靜坐尋討。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是也。那裏而並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是卽無善無惡之謂。至謂四端皆感於外物而生。則不獨告子之義外而已。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先生豈未之思耶。大抵陽明之說。主於中。雖程朱之言存養。言窮理。本無點滴滲漏。皆可改頭換面。以曲成其意見之私。此明季之言良知者。比比是也。先生平生以傳心學爲己任。而作六書以教門人。不離乎一念常在四字。所謂一念者。謂此心中一段極明白意思。卽是天理常在。卽是天理流行。非又有天理在何處。又須去存也。或問是遇事卽提起否。曰。此念無動靜。不分遇事不遇事。人方靜時。此心最易閒開放軼。卽是昏邪。當喚醒。使在。然旣在矣。忽而遇事不及防範。又被物誘。此念突失。故好言者。任意多言。而不知作。好怒者。任意發怒。而不知息。一念不在。故無所不至矣。於正多言時。一提此念。便可緘口。正發怒時。一提此念。便可息氣。正疑人忌人時。一提此念。便可疑息忌釋。正裝飾名節。鑽營貨色時。一提此念。便可改其裝飾。罷其鑽營。此一念。又爲改過遷善矣。直是明明亮亮。一心常時要他相隨。此事來。卽此心安插在此事。卽此事便合理。彼事來。卽彼心安插。

在彼事。卽彼事便合理。方事之未來。只可謂之一念。待事之既至。乃有合理之可名。如天上直一月。千家萬戶之光明。亦直一月也。故曰。非又有天理在何處也。又曰。所謂一念常在者。何啻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又曰。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此一念如連山斷嶺。有處固有。無處亦闢渡。在與操存舍亡不同。由此觀之。先生於大聖人所謂操存舍亡者。亦不以爲然也。何況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常存敬畏乎。夫念者。意之轉動也。較思爲輕。較慮爲淺。謂之一念。忽轉忽動之思意也。不憑天理。而憑人心。已無不溺於思陷於欲者。心之一念。安能禁其不爲私欲乎。而何嚴師憚友相隨乎。夫嚴師憚友敬也。誠也。舍敬與誠不言。而動曰加一念。察識卽精。加一念主持卽一。無論堯舜之精一。不能若是其易。敢問所謂察識主持者。卽察識此一念乎。主持此一念乎。抑以一念察之識之。主之持之乎。一念何物。察之識之。主之持之。又何物也。先生認本體爲工夫。並謂又有天理在何處。天理既無。則常在者。恐卽人欲矣。不大可畏哉。程子之所謂吾儒本天者。正以此也。至陽明藉朱子之一言半語。與己略相似者。三十餘條。硬坐以爲晚年定論。是欲援朱子以自證明其不背於正學也。而其陵跨毀滅之心。蓋亦在所不免矣。先生乃合之傳習錄。以爲道一錄。其亦陽明之心乎。惜哉。先生之篤志好學。而有此一大差。是亦可慨也矣。其他所著有溯流史學鈔。圖書秘典一隅解。六諭敷言。張氏家譜。

從學諸子

黃本訥。楊得秀。王章。閻良弼。馬昌。鄧九齡。史贊明。劉承業。黃之錫。馬駟。
李殿禎。張右棻。黃勤。周丕顯。馬德進。馬德迪。馬德達。師懋學。王志旦。張炯。
張燾。

慈谿潘先生

先生諱平格。字用微。著求仁錄。謂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求仁所以復性。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謂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軌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真。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強。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真欲。則能反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爲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卽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觶觶。乍見惻隱。時

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卽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穀觶之牛。良知也。致不忍穀觶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後不忍穀觶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後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後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後知至也。知至而後意之存於中者無僞。運於事者必慊。無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後宜其家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謂大學。乃曾子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曰。省吾身而後可哉。又謂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能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真旨者。不別求心。蓋真心見在。當惻隱自惻。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楛之反覆者。未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又謂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爲內。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腔子矣。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賓主雜糅。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糅。亦宜神思不安。而夢魂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安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又謂操持者。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懷懷焉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懷懷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卽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卽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懷懷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不自知其爲敬。乃所以爲敬。卽是心。心卽是敬也。又謂實發渾然天地

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有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卽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卽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又謂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或於空閒無記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倥傯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或至作意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陽明先生立志說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不立。卽客氣便消除。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敖心生。責此志。卽不敖。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慍心生。責此志。卽不慍。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慢心生。責此志。卽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卽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卽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卽不怨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卽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卽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又謂真志既立。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志

既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真志所率由。豈見有工夫。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自倫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爲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爲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爲盡倫常日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後嫁者耶。嗚呼。爲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又謂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是自然的。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強。勉強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忙。無間蚤暮。不由汝思量。不由汝比勘。自不覺知恥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又謂晦庵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歿。而聖學亡。今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於孔孟。則必目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陂。窠臼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又謂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窺見一斑。憂歎徬徨。惟恐不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子子所不能喻。二子子有時肫篤。我以爲喜。有時懈緩。我以爲憂。警勵鞭策。似乎趕緊。不能不如此。二子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

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甚緩。我之悲歎。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三子見爲甚難。我見爲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蓋先生欲超出程朱之塗轍。並亦諱言陽明。以便直接孟子。而觀毛氏文強稱先生竭力參求。慚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亦與陽明龍場之悟無異。故一守陽明之致良知與責志之說。而特以格通身家國天下釋格物。以示不入陽明窠臼。然而或言真心。或言真性。心性並未分明。又每以不忍穀觶。乍見惻隱。孟子之隨時指點者。卽據爲渾然之一體。卽認爲豁然之一貫。視擴充爲直達流行。無工夫之可驗。其言集義。亦以格通家國天下當之。嗚呼。豈不誣乎。夫孟子之博學反約。知言養氣。皆格致誠正窮理居敬之事也。所以擴充者在此。所以集義者亦在此。豈實願實證真心真性。當下直捷之謂乎。先生誣孟子矣。而欲直接孟子之傳。因狂而妄。明季之言心宗者。其流弊大抵如此。奚足怪哉。

密縣趙先生

先生諱御衆。字寬夫。號惕翁。著山曉堂集。學以事心爲主。蓋明末心學之餘緒也。凡言心學者。動曰當前。曰究竟。曰了當。曰自然。曰不掛絲毫。曰只此一事。曰本無一事。曰討消息。曰到圓滿處。曰睜眼看見。開口

說著且或引經傳及先儒語以己意湊泊之非所引本義而若矜爲微妙又或直用二氏而以聖經強合之本屬妄誕而敢自以爲傳所不傳如先生者可卽困亨錄觀之曰人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卽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我不敢參以畔援希冀之意故曰天下本無事曰今日所謂只此一事者看來還是未能灼然確然爲不移主宰若一旦有所侵奪恐所謂一事者茫無得力處也從古聖賢念茲在茲舉聚散得失付之流雲我此一事並無增減此之謂止此一事曰學者莫求解聖賢語要認自己心明白自己事依文能解遇事茫然總是不親切自誑誑人曰千難萬難只是打疊此心若心地潔淨不但發憤植立所謂道理平鋪著足便四通八達曰慎獨不是把捉但認得獨時自然知慎曰凡人只要辦箇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能審問自能慎思明辨而篤行之進是自己進退是自己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迷之益耳曰種種嗜好都教刊落淨盡無巨細不掛絲毫方可進道少有沾帶終是凡軀非由己工夫曰心本無物無物則虛虛則公公則無所偏私任天下紛紜雜蹟遺大投艱不過如其理分物數應之更有何事而第一在識本心存養得精神強固後睜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也雷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生廢其天職矣曰在此時作此事一點真心對天下萬世精義入神是真到圓滿處曰高景逸先生過汀州坐小樓上讀程子書至金革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間曰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看出素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來。則周子無欲故靜之言。真是了當。更有何說。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是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學問工夫。是疏源達流。不使雍塞之意。曰。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著腳。曰。夫焉有所倚。曰。二氏有之。向上一機。千聖不傳。此語亦未爲非。但立言大簸弄耳。眞學者自然見之。不然。何以欲罷不能。曰。俞淨意公傳中有云。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學者不可不咀嚼。此二語。合觀困亨錄。多是拈出指點語。雖偶亦鞭辟近裏。而究不知一點心爲何心。此一事爲何事。如何圓滿。如何又不掛一絲。如何潔淨。如何又四通八達。本體既非。工夫全無著落。其何以爲學者訓乎。夫聖賢之學。不外居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已。而曾不一及。凌高駕空。謂向天機上討消息。謂一寸靈明通天。一片幻境。視禪和又何異哉。是安得不辨。

待訪錄 心宗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廷采。字念魯。諸生。與徐景范受業於韓先生孔常。講致良知之學。著有思復堂集。其學校論二篇。竟敢謂人心之僞。伏於孔孟程朱之中。是孔孟程朱之言。皆足以害於人心。狂悖亦至此乎。後又謂宋以後書。一切束且勿觀。從事於孔顏曾孟之教。蓋欲廢孔孟。心有難安。姑且廢程朱乎。何其肆無忌憚若此。我朝崇尚正學。朱子升堂。豈容有此橫議之妄人。可知致良知之流禍。不至於李卓吾不止。豈不大可懼。

哉。竊考餘姚支派。由錢德洪。傳沈國模。曾宗聖。史孝成。再傳爲韓孔當。邵曾可。勞麟書。念魯傳其家學。其後莫可考焉。

新安魏先生

先生諱一鼐。字蓮陸。與清苑高鎬。范陽耿極。從徵君孫先生游最久。先生構雪亭於夏峯。白雪盈山。孤燈午夜。及門問答。先生爲多。而上下古今。視千秋如一旦。高曠之病。所不免矣。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雪亭夢語。雪亭詩草。

江都張先生

先生諱問達。字天民。生平墨守陽明良知之學。所著易經辨疑七卷。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其自序。首推王弼。又引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我心之是諸語。是卽象山六經注我之說也。其取於輔嗣之虛無宜矣。

江寧張先生

先生諱怡。號瑤星。其父可大。爲登萊總兵。死。毛文龍之變。先生蔭錦衣衛千戶。李闖逼降。不從。遁於深山。終身不出。著有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其通禮以大學爲首。從陽明所解古本。不用朱子經傳次序。且以周禮爲有政無教。儀禮爲儀繁義疎。不知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其見解大抵出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

者也。

武功康先生

先生諱呂賜。字復齋。號一峯。著有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慎獨。卽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其祖南畝先生。嘗與林雲翥云。朱子之會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此書遂傳爲家學。允初與同縣潘恬如。吳縣汪縉講學。著有二林居集。縉字大紳。著有二錄三錄。尊孔子而參乎二氏。

跋

舅父是書之作也。先以其序命倬兄弟錄之。倬且錄且喜。幸千古之正學。不至晦於今日也。幸今日之學者。得有所指歸。不至惑於歧途也。幸倬之蒙昧無知。得是書之成。不至失所尊行也。今夫孔孟程朱之道。無日不在天下。天下之人。亦無一不在孔孟程朱之道之中。而何以有是有非。有同有異。有純有駁。有正有偏。若是其不齊也。不亦大可慨乎。夫考核之詳。非不是也。而斤斤焉以富爲量。以多爲能。獵其枝而遺其本。疏其流而棄其源。其失也外。其得也未。至若混一三教。動稱二聖。指魔爲道。認心爲性。不可空而空之。不可把捉而把捉之。斯之謂改換頭面。斯之謂簸弄神識。其更有輕詆程朱。薄視義理。句讀初明而已。橫生意見。魚豕粗釋而已。大肆狂譏。藉一言半語。以逞其辨爭。假末節細事。以誇其慧巧。助浮薄而益之。瀾。率囂陵而揚之焰。此學者之深憂。人心之大害也。吾舅之爲是書也。以一生之真積。傾方寸之赤誠。爲斯世埽榛莽。爲後學正趨向。爲希賢作聖者。立一必可至之正鵠。其傳道四人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而言與行。卓然表見於天下。上可以此追宗乎孔曾思孟。下可以此近接乎許薛胡羅。蓋廣大精微。傳古聖賢之遺緒。於不墜者。此其選也。其翼道十九人。言足以匡迪羣流。行足以羽儀四海。舉偏頗而扶之以中正。祛迷罔而牖之以誠明。蓋其所植者深。而其所以干城斯道者。至有賴也。其守道四十四人。堅定以

立其志嚴肅以持其身。爾室屋漏。俯仰於無所愧。萬馬千軍。撼動而莫可搖。蓋有定識定力。獨立不懼者矣。夫學未有不由於經者也。由窮理而得聖人之旨。則卽經卽道。道不離乎經。經亦不離乎道矣。若但訓詁其文字。考索其典章。重名物。不重心身。知獵取。不知格致。此字裏行間之經。非道德性命之經也。夫是以別出爲經學之案也。而每於其害道者。一一辨之。夫辨豈得已哉。如今日之言王學者。大抵無師承。無提倡。原不似末明之若狂若醉。橫行無忌。而曠遠之流。往往假此以爲託身之地。非特貪其簡便。亦且恃爲尊崇。而脫離程朱矩範。踰閑蕩檢。無不可以自由。是不擯心宗。何以正洙泗之壇坫。嚴洛閩之藩籬乎。此吾舅之苦心。我輩向學者之所深幸也。是書創始於癸卯之嘉平月。成於乙巳之初夏。同志諸先生。見而悅之。相謂曰。扶持正教。啓迪後學。是不可不公諸當世。爰共商而付之剞劂。俾竊與校讐。敬述小語。以志步趨之所向云。外甥黃倬謹跋。

學案後序

道不變。而學未嘗不變也。學未嘗不變。而道終未嘗變也。千古一孔子而已矣。千古一顏子曾子而已矣。千古一子思子孟子而已矣。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數聖人數賢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人以之成其人。天地不變。此數聖人數賢人不變也。數聖人數賢人不變。天地終古不變也。道不變也。其問學之變者有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所授異詞。所師承異詞。典章制度。各有所據。名物象數。各有所宗。自秦至漢。至魏晉。至唐。以至於今。變者數矣。變之數。而屢變不一變矣。然乃道之外跡也。道之末節也。譬之天。雲霧過而日月之明。星辰之燦。自在也。譬之地。城郭移而山川之淑。物產之精。自在也。非道之真。非道之本也。彼之所謂學也。非道學也。其關於道之本。道之真者。則不可以變。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程子之於釋老。朱子之於橫浦象山。何如其嚴也。蓋恐其變。而道乃終不至於變也。然而天之生民也。一治一亂。大抵閱數百年。而變一見。明之有陽明。橫浦象山之流也。而其焰熾於橫浦象山。以朱子爲洪水猛獸。以孔子爲九千鎰。是竟欲變朱子之道。而上及於孔子者也。而及其後也。龍溪。泰州。山農。海門。諸人。尊師說而益肆。無所忌憚。數十年間。若儼若醉。不知何者爲洛閩。並不知何者爲洙泗。恟恟迷離。任其心之所至而已。而甚者。遂至於犯法亂紀。而不之顧。入國朝。其流波餘燼。尙未息也。平湖陸子起而闢

之而桐鄉太倉儀封三先生先後其間。與陸子同。夫而後天下之學者。上之則相與爲輔翼。次之亦不失所持循。卽一名一物之長。一字一句之是。或以明故訓。或以徵博聞。消其意見。去乃詆訾。亦何不可進於道哉。而且正學日昌。狂瀾自倒。間有三言新建者。知之未真。奉之亦苟。隨聲附和。如蚓吹蟬吟。旣無所宗主。亦復何所提倡。而後知平湖諸先生闢之之功。歷百數十年而更著也。道之不變。夫復何疑。雖然。孔子遠矣。顏子曾子遠矣。子思子孟子遠矣。程子朱子亦遠矣。卽陸子亦不可復見矣。學者回思故明。正嘉而後。學術大乖。人心胥溺。至有痛定思痛者。則余輯是編。而以心學附其後。雖不免過慮之誚。而亦無非仰承吾平湖陸子之遺意也。夫道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人之所以生也。非道則氣而已矣。則質而已矣。氣與質。萬物共之者也。人而可以物乎。故非道不可以爲人。知其不可爲人。而學可得矣。學以完其爲人。亦完其道而已。學以完其道。亦完其所以爲人者於天地而已。一有不可以對夫天地者。則道自我變矣。安得謂道必不變哉。顧變者在人。而必不變者。亦在人也。人能持此道於必不變。則可與天地立矣。然而自孔子以後。又有幾人哉。余因平湖諸先生。而重念之。未嘗不有望於天下之學者也。此是編之所由作也。

跋

敬楷先生學案旣成。或有求讀之者。曰。請問其目。埴爲述焉。或曰。若是其門戶乎。是書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則吾惑滋甚。新學無論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非傳道乎。得不傳之學於六經。非經學乎。埴應之曰。以若所言。是顏閔必無文學。而游夏不足與言德行也。就陳蔡諸賢。而分爲四科。就國朝諸先生。而分爲四門耳。或曰。然則翼道以下之皆所以傳道耶。埴曰。是固然。而未盡然也。游夏之德行。何敢擬於顏閔。顏閔之文學。其必不同於游夏也。或乃爽然失。憬然悟。埴因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子旣有所見。曷書於冊。以詔後人。於是乎書。若夫是書之旨。則先生各序言之矣。埴又何能窺其萬一。竇埴謹識。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感。若洒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繼。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鈎研詰訓。本河間獻王實事。

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鑿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館後學會國藩謹識。

跋

古無不躬行之學也。自道不明而行者鮮。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己憂。要其旨則在修德徙義。改不善而已。俗儒以章句訓詁爲學。遂置身心於不事。而賢智之過。又或極意求深。墮於空寂。蓋道之不行久矣。宋興。濂洛關閩五子者出。卽經以見道。卽身心以驗道。所講在此。所行卽在此。此學之正也。傳至有明。遵行勿替。故其初統紀一。而法度明。及姚江出。而道乃大亂。學者喜其徑之捷。可以自便其私也。則羣焉趨之。要其所以託於道者。則曰文章也。氣節也。功名也。夫三者。謂非道之所見不可也。然無擇善固執之功。而任心自用。將文章失之誣。氣節失之驕。功名失之譎。且有背道而馳者。極之談元說妙。飾智驚愚。而身心之汙垢。不可窮詰。名教之場。竟成市利。其害豈淺鮮哉。論者謂明亡於講學。非講學之過。所學不正之過也。我朝鼎新。尊崇正學。於是純儒出。而力挽狂瀾。平湖陸子之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墮。賤隳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特於松陽講義三致意焉。桂少趨庭。嘗受是書。及游鏡海先生之門。朝夕講求。益信陸子之爲當代正學也。先生以素所心得者。提撕後進。兢兢於義利儒釋之辨。且復博覽羣言。輯爲學案。自陸子以次。標其正宗。衍其支派。判其歧途。嚴而不苛。簡而能盡。蓋其所詣者實。故斷之也當。其所憂者深。故言之也切。學者觀此。則知卽講卽行。而訓詁不足以盡之。空寂不足以得之。文章氣節功

名不足以託之。精研乎性情心術之微。而事卽在於日用飲食。充極乎天地民物之大。而職不越夫子臣弟友。由格致而誠正。而修齊治平。孰有外於是哉。先生幼學壯行。未耄而作遂初之計。復以柘城寶先生理學正宗。屬桂續輯。倘及就正而成之。則宋元明以來。正傳具在。可與是書相翼而行。先生行道之功。正未有艾也。桂顧何人。而敢妄語於斯耶。梭刻甫竣。奉先生命。謹跋於後。並以誌愧云。時道光二十五年歲在乙巳孟冬月館後學何桂珍謹識

重聚後跋

右學案小識十五卷。太舅唐確愼公譔。官太常時。曾聚於京師。遺疏中稱十四卷。蓋別末卷心宗而言。此本題曰十五卷。今仍其舊焉。竊惟公生平志朱子之學。學朱子之學。愼思明辨。篤信謹守。無稍依違。馳維於其間。纂述凡百餘卷。曰易牖。曰讀易識。曰四經拾遺。格致之書也。曰讀易反身錄。曰讀禮小事記。曰四砭齋省身日課。脩齊誠正之書也。曰畿輔水利備覽。曰平遙紀略。治國平天下之書也。曰朱子學案。洎是編。則統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一以貫之也。公之書。悉本之朱子。卽公之學案也。亦卽國朝諸先生。宗朱學朱者之學案也。先大夫之言曰。公書皆心得實踐之言。其閑先聖之道。以待後學。而急宜表章者。莫先於兩學案書。學案小識。辨陽儒陰釋之非。揭窮理盡性之實。所以示學者向道之塗。人人皆常宗朱子也。朱子學案。析大全之名言精理。發大學之條目工夫。所以示學者入德之門。人人皆可學朱子也。魯自勝衣就傅。夙聞庭訓如斯。稍長。獲承公之緒論。受二書而讀之。顧以賦質愚魯。不足窺其涯涘。而於先人之訓。則識之不敢忘。公歿後。諸舅子文少府。攜朱子學案遺藁。詣曾文正公於金陵。旋往山左省墓。遇疾遽卒。歸櫬時。檢行篋。則此書已亡。考其家。僅存目錄藁本二通。而是編之鈔版都門者。久已散佚。傳本幾希。魯前歲自京歸。公孫繼武茂才昆季。相從講習。因與共訂遺編。朱子學案目錄而外。若省身日課。文集補

遺等書。校勘哀集。藏事尙待異時。惟念是編。所載傳道之真。翼道之衆。守道之堅。經學之純。駁必商。心宗之毫釐。必剖。上可以壹千古道統之緒。下可以端萬世學人之趨。其關係之重且大。若是。是不及今傳播。大懼我公維持道脈。扶翼世教之苦心。或至久而漸晦。而學術紛歧。矜奇好異。依託附會。無以防微杜漸也。謹重登棗梨。壽之斯世。庶幾有志正學者。家置一編。人手一冊。研窮體認。於以共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遠紹乎濂洛關閩鄒國尼山焉。是則先聖先賢之道之正。非國朝諸先生無以傳。而諸先生傳先聖先賢之道。非得是編主之專而辨之晰。亦無以傳於來裔而無窮矣。光緒十年歲在甲申孟陬月彌甥黃膺謹識

跋

舅父學案小識既成。付之剞劂。命兆麟偕弟校字。受讀再四。而不禁慨然有言也。夫天下有性學。而後有綱常。有綱常。而後人道。不至於澌滅。自性學之不明於天下也。於是曠達之流。以名教爲虛設。以性命爲空談。以蕩檢踰閑爲豁達。以秉禮守義爲拘牽。遇有一二尊崇正道。講求性理者。輒非之笑之。且大肆狂言。以譏之。不斥爲怪。卽訾爲迂。不鄙爲愚。卽目爲矯。今夫聖賢之道。卽人人當盡之道。亦卽人人同具之道也。其理如日月星辰之麗天。千秋不墜。其脈如江淮河漢之行地。萬古不遷。其用如布帛菽粟之資於人。須臾不可離。守此者全其爲人。外此者失其爲人。孔曾思孟。所以勸勉懇懇。垂統緒以示來茲者。非欲特立獨行。以表異於天下萬世也。亦盡乎人道之當然而已矣。周程張朱。所以紹述前言。表明大義者。亦非欲高自位置。以待後人之尊崇也。述聖學以維持萬世之心而已矣。然而道之繫於人也。雖深切著明。而可守人之求乎道也。恆支離恟恍而無憑。南轅適越。北轅適燕。人人所知。而燕越之界限。茫乎未得。於是如盲人之摘埴索塗。而歧趨出矣。同一言格致也。或以嗜奇愛博爲淵雅。或以物來坐照爲心得。同一言誠正也。或空寂而忘戒懼之功。或強制而遺涵養之學。微言絕。異說橫。宗旨淆。正道晦。非舉先賢之矩矱以示之的。標聖學之塗徑以導其趨。不幾萬古如長夜耶。舅父本平生之得力。訂正學以示後儒。首

